國朝文滙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四十三

方　苞 字靈皋號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丙戌進士官禮部侍郎有望溪集

劉後主論

昔成湯之世伐夏救民習伊尹主之而湯若無所事也周武王之世公主之而武王若無所事也蓋大有爲之君苟得其人常以國事推之而已不與謀無牽制之患而功可成大有爲之臣必度其君之能是而後以身任焉故無拂志之行而言可復亡國之君若劉後主者其爲世詬厲也久矣而有合於聖人之道一焉則任賢勿貳是也其奉先主之遺命也一以國事推之孔明而已不與世猶曰以師保受寄託威望信於國人故不敢貳也然孔明既歿而奉其遺言以任蔣琬董允者一如受命於先主及琬與允歿然後以軍事屬姜維而維亦孔明所識任也夫孔明之歿其年乃五十有四耳使天假之年而得乘司馬氏君臣之瑕釁雖北定中原可也即琬與允不相繼以歿亦長保蜀漢可也然則蜀之亡會漢祚之當終耳豈後主有必亡之道哉抑觀先主之敗於吳也孔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是孔明之志有不能行於先主也而於後主則無不可行嗚呼使置後主之他行而獨舉其任孔明者以衡君德則太甲成王當之有愧色矣

于忠肅論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易之道正或有過而中則無之中非權不得而遭事之變則尤難明景泰中于忠肅公不爭易儲爲之解者曰公陰爭之而不敢暴也或曰景泰有定國之功有天下者宜其子孫是皆未得公之心也宋太宗捩傳子之私而光美德昭不得良死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曰夫子有遺言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大夫而立之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方景泰帝決志易儲爭者雖盈廷不足恩而公則其身之所由以立也勳在社稷中外之人心繫焉公有言則必孤而慮變矣帝之度量未必遠過宋太宗而威權則十百於康子是乃公之所必悖也南城高樹之伐殆哉岌岌乎而敢輕試哉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婼自祈死而不誅其司馬鬷戾先儒病焉不知婼之心亦猶是也春秋時强家專權而相滅者無國無之季氏之惡稔矣其不動於惡以國制於已而昭公在外爲不足忌耳若婼誅鬷戾則季氏之慮變矣非獨叔孫氏之憂吾恐園人犖卜齮之賊復興而公衍公爲不得復安於魯也爲叔孫計必能力誅季氏定昭公而後可加刃於鬷戾故不得已而以死自明此叔孫之明於權也吾因正常而得于公之義又因于公而得叔孫婼之心故竝論之使遭變而處中者有以權焉

書韓退之學生代齋郎議後

異哉韓子之議薦享以為齋郎之事而學生不得兼也夫離道德與事物而二之者末學之失也古之教者學者精粗本末未嘗不相貫雖灑掃應對皆以順性命之理而況薦享以交於神明乎稽之尚書周官禮記割牲制祭天子實躬親之其得與於薦享者非顯諸侯則達官之長與貳乃以為賤者之役而學生不得為嗚呼其亦不思之甚矣動作禮義威儀之節君子所以定命也反不得與能文通字書比重用事於宗廟社稷之地至於思慮之不固容貌之不莊則其人頹惰委靡不能有立可知矣乃見謂通經而冀其有贊於教化是何本末名實之交眩與曰慮其不習也嗚呼使學者舍其所當習而攻其所不必習末世之政禍民者非一端而此其本也射御戰陳之不得而以付於悍卒武夫理財決獄之不習而以委之胥吏皆齋郎薦享之類也姦與亂循生斯人惴惴而莫必其命實由於此而韓子猶未之悟與夫古者學有大小而道不分於精粗任有大小而人不分於貴賤故於學無遺理於人無抑材自魏晉以還尚浮言別流品而隋唐益厲之以科舉於是乎學者舍其所當習而鶩於無實之文詞習於此者斯以為賢得於此者斯以為貴而先生之道鬱不行者越數百年夫所貴乎豪傑之士者謂能識道之歸而不溺於習也以韓子之智而猶敝

於此況以中材處晦世而能無眩哉是故先王慎所以導民者誠畏其習也

書潘允慎家傳後

辛未九月二十一日日將暮檢架上散帙見廣甯諸生潘允慎家傳載其衝擊流寇脫祖母死地奮身蹈火出兄於燔薪而屋長吁夜參半不能寐蓋惟明之亡事與古異君非有涼德也朝非有暴政也眾非有離心也無食無兵池湮城圮梟張之賊勢如猛火而守令學官奮死守禦殺身殘家而不悔者無地無之薦紳士民鬨巷戰戶號人厲併命於鋒鏑者無地無之其如允慎之保身與親泰然而無患者千百中無十一也蓋至懷宗烈帝嗣位而累世之忠良已盡於逆閹之斲喪矣其未罹門戶之禍如孫高陽盧義興孫雁門諸公復危死於奸僉之擠陷故自周延儒溫體仁得君以後凡內服大僚外秉節鉞久安而無患者皆巧佞奸欺傭鄙忍心之人也社稷之傾危生民之禍亂漠然不以關其慮而明謀私計諂附權要惟恐失意於幾微武夫則無小無大皆痛心於文臣之節制言路之紛糾轉以養賊脅上為自安之計是以人主孤立於上蒸黎糜沸於下土崩魚爛一潰而不可收豈非天命遐終故多生亡國之材使盜於民上而剛正憂勤恭儉之君亦隕奪其鑒使嗜奸人之痰味以至於敗國殞身而不寤與嗚呼此又自古亡國轍迹之一變也

書涇陽王僉事家傳後

國之將興其時非無姦憸陰賊之臣也政教方明而賢者持其樞柄則務自矯革以取所求或伏抑而不敢逞國之將亡姦憸陰賊之臣必巧遘機會以當主心而賢人君子少得事任常有物焉以敗之若是者豈人之所能為哉涇陽王僉事當明崇禎朝以邊才由司理擢按察司僉事監登萊軍未閱月軍變落職歸田里甲申三月聞懷宗烈帝殉社稷七日不食死公少時即慕諸葛武侯演八陣圖做木牛流馬制械器皆可試用其家居見流賊猖獗倡築魯橋城以保涇原鄉人賴之曩令監軍登萊得期月之暇撫循士大夫則兇弁無從煽亂而公之才實可顯見矣乃方起遽踣持國論者不信罪之有無而輕棄之此可為流涕者矣然公之功能猶未著也孫高陽以鎮邊關功在社稷而廢棄八年卒使城破巷戰闔門就死其所遇乃憂勤恭儉之君親見其困於逆閹又賴其力以收畿疆紓國難而終奪於姦憸豈非天哉少師為諸生時即徒步歷諸邊以天下為己任蓋其始也不以事任之不屬而弛其憂其終也不以事任之不屬而讓其死是則諸君子所自為正而不聽命於天者夫

書楊維斗先生傳後

辛未壬申間余在京師時四明萬季野為橫雲山人草創明史凡魏忠賢餘黨齮齕

東林復社諸君子者雖有小善必摘發其心術使不能掩大惡一時馳逐聲氣之士雜然曰東林始於高顧忠憲無遺議矣涇陽退居鄉里而遙執朝柄進退海內士大夫豈君子所為復社始於張楊海內朋從者萬餘人楊以鄉貢士里居而逐顧秉謙於吳門屏呂純如錢裔肅使士大夫不得與之齒自古處士橫議其氣燄未有至於斯極者時吳門汪武曹何屺瞻亦好持清議為之氣噎而吾友北平王崑繩惡鄒南皐主殺熊廷弼亦謂迂儒豈知天下大計宣城梅定九西江梁質人慈谿姜西溟各有論辨以質於余余正告之曰凡所為清議者皆忠於君利於民之言也而忠於君利於民未有不害於小人之私計者故小人不約而同仇即用其言以擠之以為是乃心非巷議誇主以為名者也由是忠良危死於非罪而無道可以自明故君子之有清議不獨在位之小人嫉之即未進之小人亦嫉之蓋自度異日所為必不能當夫人之意也不惟當時之小人惡之即後世之小人亦惡之以為吾君一旦而有鑒於前言則吾儕之術不可以復騁也三君子頗誦吾言由是倡為是說者多病之嗟乎顧楊二先生之事誠少過於中然當是時宗社之滅亡無日矣人主孤立無輔於上小民困死無告於下而羣奸盤結於中故不得已而呼號憤發置其身於死地以冀君之一寤即古忠臣孝子枕干之義也如謂諸君子以清議冒怨於小人則宋之程

際未聞邇執朝柄與奸人相角等而上之則孔子之溫良恭儉言不過物而當其時
已不免伐檀削迹之怨矣凡羣小所指為誹謗以陷忠良者乃黃帝之明堂唐堯之
衢室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鼓殷湯之總街周武之靈臺所側席以求之虛中以聽
之舍己以從之者也漢唐宋明舍一二誼主而外亂政凉德奸人敗類無世無之惟
禍延於清議誅及於清流則其亡也忽焉蓋必如是然後忠良凋盡百度皆隳而國
無與立也秀水朱竹垞曾於吳江吳扶九所得復社姓名錄以其後事徵之死於布
禍而無聞焉者十之三當官不苟學行顯於四方者十之六自毀其名行者特十一
耳明福王時阮大鋮上言孔子之門人三千而楊氏聚徒有萬不反何待御史王實
鼎繼上復社渠魁一疏必欲置先生死地自古善人以氣類相感召未有若復社之
盛小人誣善之辭亦未有若魏黨之可駭詫者而易代以後猶有謂先生為已甚者
人心之陷溺若此君臣朋友之道蓋幾乎息矣康熙戊午睢州湯文正自監司復入
翰林充明史纂修官奏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特旌明臣范景文倪元璐劉理順等從莊烈愍帝死社稷者請元年二
年以前抗拒　本朝臨危致命諸臣據事直書無庸曲諱
聖祖仁皇帝嘉與頌之史館以為成命由是明季諸賢義烈皆得顯見乾隆六年明

史成先生之孫繩武以本傳辭事太略請余別為文以識之余曰無以為也萬氏所定史稾以先生與徐公汧合傳謂並死於水今　欽定之史已正其誤矣臨刑不屈首已墜而聲從項出既大書特書則小者不足道矣惟遂事諫屏呂錢之義與涇陽之顯明臧否至今為淫辭所蔽臨故表而出之九原可作當以余為知言而暢然於鄙夫賢儒五藏之癥結可一朝而盪滌也

跋石齋黃公手札

公與寶應喬侍御手札十有四其十有二皆短札乃崇禎十五年自戍所復召入都晨夕往復語也長言者二時則引疾南還越中諸賢欲留公講學而侍御適為巡按一畣其始至通問之書一將以使事反命而特致之考公之事莊烈愍帝陳言對命無一不與帝心相違二三執政袒魏忠賢故知力排異己公三進三逐廷杖八十移獄鎮撫司考掠者四一朝而脫囚籍則於政事之得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凡有見聞無不與同心者思所以挽正及引身以退匿跡於嶺巖深谷之中而民生之苦病吏治之煩苛軍事之失圖柄臣之誤主身在局外猶責其友以必言而襄君之一寤蓋君子所性根於心而不能自已者如此嗚呼莊烈愍帝嗣位於國勢傾危之日一時忠良雖觸忤憎惡偶有感發未嘗不幡然易慮而親之任之也然卒之如公如

念臺劉公志在竭忠而窮於效忠之無路如孫文正如盧忠烈志在奮死而扼於投死之非時皆由娟嫉之臣相繼而居腹心之地其術百變能使東西易面人主自為轉移而不覺耳如而夫者不能放流乃與之朝夕深言於帷幄雖當平世猶不能無生亂階況屯難已成之後乎聖人繫易謂難之解驗在小人之退而於五發之位乎天位者可不服念哉

再至浮山記

昔吾友未生北固在京師數言白雲浮渡之勝相期築室課耕於此康熙己丑余至浮山二君子猶未歸獨與宗六上人遊每天氣澄清步山下巖影倒入方池及月初出坐華嚴寺門廡望最高峯之出木末者心融神釋莫可名狀將行宗六謂余曰茲山之勝吾身所歷殆未有也然有患焉方春時士女雜至吾常閉特室外鍵以避之夫山而名為遊者所敗壞若此辛卯冬南山集禍作余牽連被逮竊自恨曰是宗六所謂也又十有二年雍正甲辰始荷

聖恩給假歸葬八月上旬至樅陽卜日奉大父柩改葬江寧因展先墓在桐春時未生已死其子移居東鄉將往哭而取道白雲以返於樅至浮山計日已迫乃為一昔之期招未生子秀起會於宗六之居而遂行白雲去浮山三十里道曲難遇陰雨輒

不違又無僧舍旅廬可託宿故余再欲往觀而未能既與宗六別忽憶其前者之言爲不必然蓋路遠處幽而遊者無所取資則其跡自希不係乎山之名不名也既而思楚蜀百粤閩與永柳之山比勝而人莫知者衆矣惟子厚所經則遊者亦浮慕焉今白雲之遊者特不若浮渡之雜然耳既爲衆所指目徒以路遠處幽無所取資而幸至者之稀則曷若一無聞焉者爲能常保其清淑之氣而無遊者猝至之患哉然則宗六之言蓋終無以易也余之再至浮山非遊也無可記者而斯言之義則不可沒故總前後情事而並識之

題天姥寺壁

癸亥仲秋余尋醫浙東鮑甥孔巡從行抵嵊縣登陸問天姥山肩輿者曰小卯耳無可觀者但山下有古樹介寺基與園圃之間圃者將薪之僧以質於官不能辨也蓋破而中分之木身燬燼者十之七自上科至下根斬然離絕近三尺其旁之依皮而存者僅矣而枝葉蔚然於今數百年至山下果如所云即而視其樹則中焦者可爪而驗也鮑甥曰嘻咄哉李白之詩乃不若輿夫之言之信乎余曰詩所云乃夢中所見非妄也然即此知觀物之要矣天下事必見之而後知行之而後難凡以意度想像而自謂有得者如趙括之言兵殷浩之志恢復近世浮慕陸王者之談性命皆夢

中語也而昧者多信為誠然若曰擊而必通或實有師承則人雖微其言不可忽如臨清老人之分河流蜀木工之解未濟是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吉凶倚伏顛倒大化中當其時不自覺也惟達者乃能見微而審所處假而茲樹非殘於雷火必終歸於薪爨是震而枝之乃天所以善全其生而使之愈遠而彌存也鮑甥曰斯言也不可棄遂書於壁使覽者觸類而得其所求思焉

左忠毅公逸事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為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鑱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

撲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浮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高陽孫文正逸事

杜先生岕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啟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為國慶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逭況儉嗇乎吾見客食皆鑿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為名也好衣甘食吾為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為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眾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刻勵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

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愜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媢嫉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説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

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為具棺椁疾將革闔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斂雖改葬親身之椑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擄或曰經說有貳尚存其家乾隆三年　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沈没也

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公諱橚字崑麓山西太原府保德州人祖諱名武明崇禎末流賊寇開封力戰死之贈右都督父諱宗呂順治壬辰進士公性沈毅慷慨有大志少孤貧致勤於學而不欲以文士自名既成進士久之授麻城令年五十餘矣自縣令六遷而至吏部侍郎其令麻城也未三年而入為行人踰年擢戶科給事中充己卯江南鄉試副主考未返命遷鴻臚寺少卿提督浙江學政既事赴闕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六日遷左副都御史踰年遷工部右侍郎兼攝刑部右侍郎事尋改吏部右侍郎時

天子嚮公甚殷天下士皆想望風采而公遽以疾卒公始之官以車一乘僕二人麻城故壯縣訟獄紛綸盜賊數起公至逾月不出一令邑人大驚其老奸宿豪皆曰令

如虎方病未可測也。平時訴縣庭者日數十百人公為期五日一收告令訟者立堂
下次第傳訊每就單辭摘發其隱私立責而遣之自是訟期求直者乃數人耳功令
凡刼盜不時獲守土者奪官用此吏皆諱盜而苛責被刼者誣汚拷掠困辱過於失
財由是被刼者倒以竊報雖捕獲終無死法苟置之死監司以上輒得持短長由是
盜益逞民益蹙公始至盜發即持卷詣大府曰此劇盜也雖以竊聞獲必殲焉大府
許諾獲九人即日杖殺其七餘斃獄中自是終公任境內皆宴眠公之按試兩浙也
舟行過北新關關吏難之公怒使告曰吾行裝具在果有私財速摘報不者吾奉
天子命按試諸生而若以賄要商民困可知矣吾止此今拜疏入告司關者大窘躬
至舟次謝罪請行自是所至有司貪縱者畏公如大府公自戊午舉於鄉即以文名
京師至乙丑始成進士待選又十餘年學使者爭迎致嘗偕山左劉公木齋至江南
刮除舊習南士爭先學古已卯榜揭不遇者皆頌公之明浙東西建督學祠春秋時
祀至今不廢者惟公及顏編修光斅耳公生平雅不欲以文學知名而所表襮大抵
皆文事其給事戶科未數月而有江南之命返自浙始列於九卿而疾作矣所欲自
見於世者概不得設施此余所以深惜於公而又不獨為公惜也余始見公於督學
宛平高公使院高以國士遇余公實啓之及公主試而余適為選首例執弟子之禮

以見公三辭曰此世俗之淺意也子不見頎涇陽孫柏潭已事乎余對曰吾不敢為世俗之所驚也且始見時公年長以倍矣然公每接余周旋談笑必雜以朋友之禮與辭癸未仲夏見余於廣陵一夕酒半自述中歲艱血氣早衰而憂後嗣之弱余愴然心動蓋自是不獲與公再見矣余聞公喪以老母寢疾未克赴弔無何而身及於難忽忽至今念此生終不獲哭公於墓道乃述所親得於公者以為表而歸其孫其行身處家涖官之詳無所考驗故信以傳信而不敢有溢美之言然即余所知之一二亦足想見公之為人公卒於康熙甲申十月年五十有八以丙戌十月朔後二日葬於州西理賢陵前夫人李氏祔後夫人呂氏子宏焯康熙己亥秋九月朔後四日江東門人方苞表

萬季野墓表

季野姓萬氏諱斯同浙江四明人也其本師曰念臺劉公公既沒有弟子曰黃宗羲梨洲浙人聞公之風而興起者多師事之而季野與兄充宗最知名季野少異敏自束髮未嘗為時文故其學博通而尤熟於有明一代之事年近六十諸公以修明史延致京師士之遊學京師者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錄所聞共講肄惟余不與而季野獨降齒德而與余交每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號為文

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余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自此始丙子秋余將南歸要余信宿其寓齋曰吾老矣子東西促促吾身後之事猶以屬子是吾之私也抑猶有大者史之難為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翺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迹並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閒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為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為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為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為之

極使知吾之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子誠欲以古文為事則願一意於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書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踰歲吾書成當並歸於子矣又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匽湢焉繼而知其蓄產禮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也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眾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吾欲子之為此非徒自惜其心力吾恐眾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迹暗昧而不明子若不能則他日為吾更擇能者而授之季野自志學即以明史自任其至京師蓋以羣書有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欲竟其事然後歸及余歸踰年而季野竟客死無子弟在側其史稿及羣書遂不知所歸余迍邅轗軻於所屬史事之大都既未獲從事而傳誌之文亦久而未就戊戌夏六月臥疾塞上追思前言始表而誌之距其沒蓋二十有一年矣季野行清而氣和與人交久而益可愛敬其沒也家人未嘗訃余余每欲赴其家弔問而未得也故於平生行迹莫有敘別而獨著其所闕明於史法者季野所撰本紀列傳凡四百六十卷

惟諸志未就其書具存華亭王氏淮陰劉永禎錄之過半而未全後有作者可取正焉

李剛主墓誌銘

李塨字剛主直隸蠡縣人其父孝慤先生與博野顏習齋為執友剛主自束髮即從之遊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為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其徒皆篤信之余嘗謂剛主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於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發於身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剛主色變為默然者久之吾友王源崑繩俠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為迂闊見剛主而大說因與共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余詰之曰眾為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剛主嘗為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間諸王延經師主閣外者爭欲致之堅不就康熙庚午嘗舉乙科晚歲授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崑繩慨不快意既葬二親遂漫遊將求名山大壑而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余與剛主每歎然長懷而無從迹之數年忽至余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為是以來

留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者。余未嘗與之爭。將行憮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即程朱之罪也。余作而言曰。子之言盡矣。吾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為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荊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掩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楊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躕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蚩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余出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蚩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鋟版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余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即以改過為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為口實哉。習齋無子。剛主中歲遷博野。為葺祠堂。以收召學者。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剛主自來唁。後復三至余家。一問吾母之疾。再弔喪。終則自計衰疲。恐不能更出。而就別余。驅柴車。長子習仁御。往返匃秝。皆載車中。知余時寠且艱也。嗚呼。即是而剛主之勤於身。式於家。施於人。而措注於事物者。居可知矣。剛主言語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覺自斂

抑以崑繩之氣既老而為剛主屈以剛主之篤信師學以余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與勇於從善皆可以為學者法故備詳之而餘行則不具焉剛主卒於雍正某年月年七十有幾父諱某君母馬氏生母馬氏明錦衣衛某官女明亡家落歸孝愨生剛主兄弟妻某氏子三人長習仁早夭次習禮次習某皆邑庠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習齋矢言檢身不苟口非程朱難免鬼責信斯言也趣本無歧各從所務安用詆娸君承師學固守樊垣老而大覺異流同源不師成心乃見大原改過為大前聞是遵瑑瑕滌瑜有耀師門九原相見宜無閒言

讀史記游俠列傳

方楘如

深乎太史公之序游俠也心之痛者不能緩聲其諸激拳之兵諫也與不以原嘗四
公子之徒當之而致意于布衣之俠危使者之逸在布衣也上之人之使才不盡也
宋文帝詰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嗚呼又況并散騎郎
不得者乎而天后得徐敬業檄讀之亦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御得其道狙詐作使劇
孟郭解之徒行雖不軌於義然皆有絕異之姿設處之使不失職如醫者之橐藏雞
壽馬頭以待用比之齊隸拊髀楚客濟說豈不猶愈乎爾而不自收拾聽其以霸心
勇氣浮沈閭里蘇和仲有言不知其能槁項黃馘布褐以終老乎抑輟耕太息以俟
時也夫游俠之不為勝廣而并不為張元吳昊也幸也太史公危之則序之而寄其
語於條侯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於是遂言曰天下騷動宰
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而又別載朱家救季布語於布傳曰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
夫季布亦為氣任俠者也朱家之徒也蓋太史公之回互其詞為國家致意若此而
班氏以為進姦雄理其璞者徒謂泄李陵之禍交游莫救故有激云爾善哉乎蘇氏
之論春秋也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與嗚呼得吾說
也以往雖并以讀刺客傳可也

記長老言

出金壇郭門南徑三十里為長蕩湖瀕湖有墓高四尺木數拱矣黝然如銅鐵而樞秘皆以三相繆視其肆亦如之余詢諸長老長老曰嘻此三烈女葬處也烈女者王氏共二為同產其一為諸姊妹　大兵之初下江南也曲阿以東賊蠁起而金壇倪文炳為之魁文炳力兼數輩好大言其掠人也嘗以晝過晡則攻劇休曰吾不如諸君之似鼠者當是時烈女家瀕湖年各十六七以往三人相從紡績鶼鶼然已而辟寇隨母兄延緣葦間日且入則相牽率歸其居旦起復避去以為常一日遣僕渡岸西市少食物而遇賊方晝掠歸欲兵之問誰與主人翁者僕怖道而之葦間賊掠無所得而顧有三女子在焉遽劫縛登筏以去中流三女則大呼泣且詈而視賊方持已急因跌蕩不自止良久筏傾三女子死焉賊十數輩亦胥溺無一脫者方賊之劫三女去也離而行每一女子輒兩賊夾之背反接牢甚明日屍浮水上縛盡弛三女子攜手如平生而髮相屬類有綰結之者家人瘞諸湖濱為表以樹故四尺者墓也於今甲申六十年所矣余聞而識之後十五年戊戌居京師從容與同年王太史錫林語前事太史蓋烈女羣從弟也為言長老語良是又言烈女之斂也無棺其家以故匱之級三重者藉幹而裹掩之初所遣僕阿寄也後死於廡下無他而賊之渠魁

倪文炳者邵烈女死一年遂殲於豐義儲氏

書華豫原事

無錫有奇士曰華豫原方歲乙未撫吳儀封張公坐事逮部使者偕制府即訊于潤州而羈管公城隍廟中而守之甚猝如乳虎非看門籍不得輒出入門生故吏無敢竊通者豫原聞難自無錫疾馳一晝夜蹴三百里至京口嘻焉既抵廟門不得入而顧見有官人傳呼來帶弓鞬騎而從者數人至門門隔者皆卻立官人下馬入從者皆入豫原則闖然隨之入數折而達張公請室門外即又不得入徘徊往來所以伺其門者方故萬端然卒不得入門者曰客何為者始吾以客為從官人來故不詰何客乃今知妄男子耳不去且得罪制府怒不可犯也豫原大笑應曰若乃以制府嚇我耶向令吾惴惴制府者吾安得來此且天下事不可知往者張公嘗與噶禮訟矣部使者按事至再無直張公者賴

天子明聖張公撫吳自如而噶禮卒抵罪以去此近事乎今未冷今張公雖就逮萬一

上復有後命如異時事若等何面目復見張公言已則索筆大書其爵里名姓付門者達張公所曰可達達之不可則以此紙上制府言狀惟制府死生當是時日漸西

久而豫原語侵制府益急。門者縮頸。既已無可奈何。則入白守者。而守者亦頗聞餘語。色動。為言於張公。張公命之入。豫原乃入。相勞苦如平生歡。良久辭去。越數日。而部使者之祠報燬矣。初部使者視學江左有聲。吳中人士為祠於江陰歌舞之。當張公之與噶禮交訟也。部使者按事至吳。吳中自士大夫下。遮馬首以千萬數。願無奪我張公。而部使者顧不直張公。吳中人固怒甚。及是役也。部使者與制府劾張公欺謾不讐。罪且至殊死。吳中人咸涕泣不知所為。而會豫原自京口來。具言張公就逮良苦。則益洶洶然。顧無所發怒。豫原遂言曰。狄梁公之有祠魏州也。其子景暉弗類。魏州人燬之。不復祠。今日之事。得復有香火情耶。吾欲云云如何。于是衆數千人奔部使者祠下。爭撤屋瓦投之。以巨牛東西曳。榱棟盡折。或焚燒其餘。呼聲動天。埃起漲數十里。明日制府聞狀。大駭。陰使人廉問主名。疏以去。然竟無如何也。當是時。豫原幾不免。亦以此名聞江淮間。豫原名希閔。好讀書。學治古文。著有廣事類賦等書行於世。以涇縣訓導副江南辛卯解試榜。丁酉試京兆。復得副榜。主試者即故撫吳張公也。識者兩難之。方子曰。余居京師。遇江南人往往為余言豫原周旋張公事。余壯之。已豫原就京兆試。定交王蒻林太史坐上。視其人斂退就儒。粥粥若無能者。而遇公正發憤乃若是。

上卒不用部使者議而驛名張公命以白衣領倉場職其事距燬祠蓋不數月豫原之於張公可謂與天合符者也豫原又言方事之殷也江都有程表民如皋有姜自芸者與某相倚若左右手而先是張公與噶禮交劾時自芸護之尤力舉憣率數萬人行詣　闕上書郡長王使人守欲殺之亦會張公得　俞旨而罷余恨未見表民而自芸辱與余善名耕亦一奇士

奉政大夫陶君墓誌銘

奉政大夫月山陶君考終於乾隆十年十一月十日年八十五矣越三載文孫元藻等將妥魂魄歸宅兆而以元配胡宜人祔先事次其狀走數百里謁余於還淳山中固以請曰願有志也既辭不獲命乃敘其崖略而銘之按狀君諱文彬字仲王月山其號會稽陶堰人也陶於會稽為甲氏自上世著丹青者窮州牌之枚不能數不紀遠而紀近則有以一諸生理賑事活饑民數千人又著治河明鏡以諗世沒而俎豆於賢人之閭變菴公諱某者即君之考也君趨庭聞訓慧解絕人少時把文謁韓大宗伯長洲宗伯以羅儀部一辦香許之而義門何學士遂喜汪編修亦皆欣然櫟契每試輒推鋒而在舉場廿餘年倏得倏失為退飛之鷁者六矣則遂絕口不談經生藝一資為詩蓋君妣胡太夫人能詩坐之郤下口講指畫早諧宮商至是益肆焉追

古人從之間復治古文人歎君才全能鉅也然其犖犖大者則尤在吏事始君以助賑及格注牒令蜀之彭水既久次乃擢同知漳州彭邑多山而漳州際之海山恭水鱗獷悍則一君治彭也不浹歲而鷹化為鳩其于漳州亦然馴之龍蛇俯仰閒皆赤子也蓋君豈齊教導勤思利民職事苟有便于民者勸行之未便則毅然持必雖拔山力莫能移蜀故多鹽井其在彭水者四曰鶴鳩井曰雞鳴井曰郁井曰飛井沿設自唐宋以來而居人每患苦之鶴鳩者伏鳩也語訛而然其井在伏牛山左麓雞鳴井去伏鳩可二里許最險仄石齒齒插谿水中不可筏則架木為梁劣可容足而旁絙鐵以縻之延緣得度又六七里乃及泉郁井以郁水名郁水流徑伏牛山前道為兩其一與伏鳩雞鳴二井會其一稍北而繞山以行久之得飛井井尤奇絕望若足練懸石罅下有大石如菌者藉之亦仰而噴泉所謂觱沸檻泉者也土人剡竹為猿臂吸仰泉復挺小舟至飛石下取泉和煮之乃成鹽土人云如止汲一水即鹽不成也其艱也如是而夏秋之交淵水或怒注往往乘四井漫之淡不可煮竈則虧而亭戶以病君至乃齋祓謀禱於井神神故有祠祠處深林叢竹閒斗上斗下人跡罕交故事有司多望拜無親詣者君之謀禱也吏以故事白不聽捫蘿遠登顛躋而請是歲也淵水平井乃大溢明年又大溢鹽浮于竈者斤以八萬計自是率為常父老顧

手。歎未曾有。乃言于大吏。大吏將自以為功。請增課焉。君歎曰。此天所以哀吾民而幸之也。夫天難諶焉。一不哀吾民而井如故。澗水復大漲。而粿一增即牢不可破。幸者無幾。而不幸者無窮期矣。誰生厲階。姓氏不萬古為人咀嚼耶。固爭之大吏。大吏得已而邑有馬蹟山相傳舊產銅大吏檄監司募廾脊取之。意銳甚。君又爭之曰。事有不可者三。民者冥也。惟利是視。各棄其業。況以騖沒於此。則傷農。聚徒既夥。無藉者攘臂其間。鬭毆跳號亂。以相劉奪。痛繩之即鋌而走險。則誨盜。邑有黠者。且乘間躑財廢居。坐致富羨。則獎奸。故曰。溫利生孽。而監司之檄如火。不得已一嘗試之。甫月餘所出不足以庚費。乃亟申前請罷之。彭民曰。微令君。吾屬不知死所也。郡貳故聞書君在漳州。獨以吏能委治辦者無虛月。凡再攝邑篆。內府有作役。須曾青丹研諸物色。檄君督輸之部。應期而集。綫道無一罷勞怨讟者。公卿間皆才君所為。方倚以為郡。而君無宦情。旋已賦歸去來矣。君之歸也。未及懸車者二年。而元配胡太君已七十。太君者山陰孝子胡公諱祿安女也。居家稱孝。既嫁稱順。相月山君稱令妻。君嘗病瀕死。刲左股藥之而愈。從宦蜀閩。助康成德有力焉。而樛木以逮下。葛藟以收族畫荻以督子。又稱慈母。月山君再選　覃恩。自文林郎授奉政大夫。而太君亦以孺人晉封宜人。晚節鹿車相對者更十載。壽八十一而體逝。時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嗚呼可謂君子偕老善始善終者也君筆語觧富夥夠而強半皆詩刻有厚雲集十卷藏者有金臺集錦江集武夷集古今文不在限也丈夫子二士銘候選州同知士麟邑諸生女子子二蔡啟生戴嘉果其壻也孫男四章煥貢生元藻縣學生元炎元邑爲儒孫女四一適吳某餘尚幼未字曾孫男四廷珪廷珍廷璜廷琰余留越者三年章煥元藻嘗以道藝相講肄從容語家世知月山君早矣故系以銘曰

公家之利知無不爲有知弗爲而利乃逾滋此鹽者井彼銅者山養而不窮者誰耶曷鑄金以事君其闇匪直也泉涌而不已履錯延平兮蛟宮之水颶風怒號危檣折矣奇布帆之無恙若有人兮撇以起嗚呼至誠感神兮神具相止高岑沈宋王錢唐蘚囊底智餘筐中玉屑銘之言名也究其大者琢一片石樹千年標詩以貞之匪今匪且

知惠安縣錢君墓誌銘

泉州屬邑多際海海道與粵東相出入寇有自粵來者率藉之萃淵藪惠安其一也而陳發利等爲之魁初粵之海盜蔡三十二張甚粵制府遣標官張爵臣撫之而爵臣倚巨商楊懋仁顧陰與盜通懋仁者孝廉某父也故往來販海中蔡三十二生得之遂以爲謀主號曰太公縱使餌內地人因誘得某弁之弟某并親信之與陳發利

等。各有名籍稱將軍。而其舟所轄者。即惠安邊海境也。發刹有與王豪縱漁劫。無誰何者。及晉陵錢君元功長斯邑。以耳目發得之。既考實。遂軒斬發刹等二十人於福州。惠安之海境清。惠故彫劬邑。君為政多所縱舍。裁潤狹以貸民。而獨嚴盜賊。嘗杖斃積賊王四曾添等數人。又善察人眉睫之間以得盜。有訴盜牛者。盜爭之。君縱其牛。牛徑奔主家。盜以伏罪。及是擒海盜。欲遂獮薙其根株。因具識本末以上。而故事捕洋盜滿品者賜一級。大吏顧難之。謂時方太平。安得以此為七凶也。削其牘不以聞。而君之功遂格不敘。山賊陳五興嘯亂安溪永春間。惠與永春壤地接。而駐防兵先是他遣。留者如晨星。君言於上官。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泰兵拥力法可倣也。取丁結隊。而以邑軍官陳某紀綱之。春秋都肄拍試應格。屹然如岳家軍。事平乃罷。說者謂是軍即無罷。諸官兵可漸減也。而其後蔡三十二者益張。

天子至命大臣親入海就撫。粵中吏往往以罪去。而張爵臣楊懋仁獨他徙免。君頗足曰。使我初識得上者。爵臣等可出不意就縛。何至網漏吞舟。顧滋蔓若此。方大嵐山事發也。惠安人有逃浙中移名氏捕之。年齒月日頗具。而無狀貌及里居。同名氏者數輩莫適承。君取道院櫳神籤。核得一人械以送。而釋其餘。所縱舍多此類也。庚寅歲大飢。

上命徵浙漕以賑。君欲民速得之。計米抵泉州必由惠安達也。亟請於總運者提學藍公使道留邑所需米而運之鄉。委其辦于鄉之廉幹士。吏不得一舉手。而月餘竣民獲甦。董賑事者。先顧泰至也。太守劉公伉數以錙切君。君抵曰。追亡者趙拯溺者濡民不食月餘矣。吏遽緩之。則且鬱為枯腊。復焉用賑為。守怒其戇也。訐之撫軍。謂疑有姦私。撫軍黃公秉忠曰。吏思利民也。是可與權變矣。何罪。無幾何。黃公去。晉江賑事闋而君亦隨以罷官。歲之飢也。晉江啼號者滿街。君口視惠安蓋倍以上。守飭減之再三。而賑米屯縣倉。又不時發。民贅聚枵然無所得食。然洶洶如水火。會給米恭司獄鄧君至。傳太守語云云。未脫口。眾即袖瓦石擲之。令徐君源至。即又擲。令市一閧而集者萬人。遂攻郡署。是日也。守匿提軍署以免。城門晝閉。郡官吏無敢馳道中。而君適以他事至。聞變嗟。守于提軍所。護之歸郡署。郡民緣道窺叩。君此真民父母矣。惠安何幸乃獨有二天。而斥守名奴之。惡言詈詞。滿若堵耳。當是時。守杜門齰舌。欲自殺。私疑君為煽變。謀有以中君。念君素廉難污以姦利事。又一切治辦。不可以軟弱不勝任坐之。獨倉庫缺者。未奉撥抵罪之差。有詞連揭請。制軍劾罷之。得旨勒追。而君故錙銖無負也。其明年。撫軍覺羅滿公道惠。惠人遮馬首。累牘列君冤。大略謂平糶價已解司。獨批未下耳。月日可覆也。　詔蠲地丁。而祭祀香鐙以及

廉勝俸工窮民之常餼諸所當給者例取留楮錢應之以是爲常即八閩官署空矣穀之缺者緣歲旱秋也米不時輸故碾以給軍亦已具案報郡今顧以累令小人無狀顧數日還官逋慈父母不可失也其言絕痛撫軍部不省而久之事卒得白君竟洒然以歸嗟乎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若有識時務者于此網絡旋設推拍究輯便于公而宜于民上之人不一引手以勸能者而輒戕沮成變然撤之甚且因以爲罪古今來如君者多矣此可爲太息也初君榜惠安治堂有曰做一日吾盡一日之心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卒能行其言又嘗著論以謂居官者强迫而取甚於盜委曲而取甚於賊事上官以固其位而取人財甚於倡與優故其歸也不能名一錢君諱某號碩齋年三十三補諸生又十年而充 內廷教習又六年得官官十一年而罷既罷從留閩者三年迺歸則六十矣又二十五年乃考終乾隆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也最年八十有五系出吳越武肅王當明神宗朝侍御史啓新公與高顧號東林黨魁而其子大司徒梅谷公復振之世美不隕鏗耀史書是爲君高曾祖大司徒生孝廉嚴石公君祖也孝廉生贈翰林院侍講學聖公君考也凡再娶遇 覃恩贈封皆孺人前孺人周氏君父執友名臣公女攻苦食淡勤靡餘勞哭先姑之喪過時而哀遂得疾以康熙甲子二月二十八日卒遺孤子女繼室吳孺人鞠之過於所生方君

遊京師貧甚。一臥室迫柩左右夾之。賴孺人扶翼振擴。大抵從十指出。而沛然若力有餘。從宦興安。助康成德。內外斬斬。康熙己丑四月八日。禮佛而逝。其曾王父文端公宗遠。官大學士。祖職思。父守滋。皆有列於朝。詳具君自爲狀中。始余成進士。與君從弟太史君天樣號同年。至頗知君。顧獨謂其有諸儒質行。通經術。不知其精於吏職若此。今葬有日矣。諸孤件次事狀。速余銘。余讀之而悲。古謂作吏如鐵船渡海。君不幾是耶。然君之子丹桐厭。古以公才見用爲世所急。與時侍御司徒公功名或於是乎在。君其可無憾。銘曰。

切人不媚。和臣不忠。員枘方鑿。高乎其風。嗟乎君才如深衣。可武可文。而左右具宜。亂者宜斷。水齧山恭。飢者宜饇。枯魚酒鮒。獸窮則搏兮。蒙于其鄰。胡移甲而怒也。乃歸休乎君。毋以公歸。淚如傾海。劇勝岐豪。国曰郎罷。官本臭腐。花飄溷檣。委蛻天地。君子陽陽。鳴鵶兮堂開。卧龍兮山峙。魂魄毅兮臨之。雖萬古兮猶視。一畝之宮此焉寄。

子產不與韓宣子玉環論

魏世傑

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謁諸鄭伯子產不與及買諸賈人既成賈矣請於子產子產卒彊辭拒之傳言子產為知禮吾以為子產過矣夫宣子求賈人之玉於其國之君子之折之也固宜虞公求玉而虞叔獻之又求其寶劍曰是無厭必將及我此子產所宜深折之也與賈人成賈而拒之亦何為乎子產於此置而不問可也方宣子以商人之言請若曰强奪商人以與吾子則吾不敢今惟商人與吾子之所欲可也而彊辭焉以怒大國之卿此其所以為過也夫子產秉禮執詞以屈服彊諸侯與執政之卿大夫亦多矣即一與韓子玉亦無所害而卒不之與何哉蓋有以知宣子之賢而必不以玉賈罪也辭之而不以玉賈罪則鄭國聞之必曰以晉之彊韓起之執政而不敢買玉於鄭之賈人則自今以往其誰復敢以非禮求鄭者然若是者惟子產而後可為非子產則不可也藉使平日之禮義不足信服於人不能審時勢度其人之可加與否而悍然固執以遂其所為則未有不遺家國以大患者且夫求之不得而怒怒而思報天人之情也吾以理折人之貪而彼莫可以為辭則必重傷於心而蓄憤積怨將一發而莫可禦甚矣子產之所為亦難也雖然子產知宣子之賢而宣子卒辭之吾以為宣子為不可及也矣

漢陳湯唐郝靈荃論

國家所以服人心而收後效者莫過於賞功之典賞莫過於戰功戰莫過於立功異域以雪國家不能報之恥吾嘗讀史至陳湯斬郅支郝靈荃斬默啜未嘗不歎息於漢唐之相如匡衡宋璟者欲失其賞功之道也夫人之畢志竭力以致死於敵者誠亦自重其功名而不無望於分土列爵之榮者也就使有欲然無欲之人功成身退無所望於朝廷而為君相者則必有所以報之然後上之心安而下之人有以勸當元帝時漢為郅支辱者亦數矣當時君臣亦孰不欲函其首而殲其族類者湯身領西域不煩漢士不費斗糧伸威萬里之外四夷震其武中國服其略天子嘉其功而孰意平日所號為明經大儒若匡衡者文以矯制之詞遂其媢嫉之惡獨起而阻其封也哉今夫所謂矯制而不得與於議功之典者必其挾一己之私意輕犯大難徼利倖功一日之得不足以償他日之失故雖其事既集亦往往為法所棄蓋以尊朝廷之權而慎四海之釁也若湯求使外國其深心遠慮所以為朝廷計者蓋非一日而撫諭諸域以收其用進甘延壽以成其功雪邊吏之宿恥誅朝廷所欲誅從有效尤亦孰得而擬之嗚呼湯之功前過於常惠鄭吉後勝於班超雖唐李靖徐世勣之于突厥頡利郝靈荃之于突厥默啜蓋亦莫能相並者衡即逆天子而排羣議裂土

封湯不足為過奈何劉向諸人誦言其冤而卒推其功也且夫國家之事不患乎小人之自遂其非而患乎君子之自信其是方郝靈荃得突厥默啜之首與頡質略共詣朝廷也宋璟欲格明皇好武之心於是痛抑靈荃之賞踰年始授以郎將宋儒胡寅謂璟見始知終真賢相也吾則以為璟之過雖不同於匡衡媢嫉之私而其流弊有甚於衡者何則衡以小人自遂其非為天下後世所詬厲璟以君子自信其是為天下後世所信從則是湯之功蔽於衡而申於劉向諸人天下後世之為湯者猶有以自奮靈荃之功棄於璟無復有能申之者而天下後世之人終不肯復為靈荃夫明皇雖有好武之過假令靈荃日以土地之利甲兵之彊侈其心志若裴矩啓煬帝西域之禍疲國傷民以攻其所不必攻者是雖奏功於朝廷不得不以逢君倖賞之過抑之獨是默啜世為唐患苟可以力服雖遣將出師裹糧坐甲所不辭也今靈荃能因人以成大功使朝廷之威振諸部之心歸安在而不足重表其功哉嘗觀唐厤與舊傳所載靈荃事一以為質略斬默啜而歸其首于靈荃一以為靈荃引特勒回紇部落斬默啜二者固無所考証然吾以為坐得首於他人則授以郎將本不為薄史不當言璟之痛抑靈荃以無功授郎將本不當過望朝廷乃至重傷于心慟哭而死則豈其人之情也哉然則靈荃者固陳湯班超之流亞而奈何以璟之賢亦同於

僞儒匡衡之見也。後之君子操國家賞罰之柄者。愼毋爲胡寅之論所惑也哉。

張氏產芝記

王萃

凡物不樂其異也。天下之物。莫不從同。而此獨異。則物皆背之。而況以獨異之物產於從同之日。不惟不背之。且羣而異之。而尚謂其異之可樂耶。比鄰張翁。少讀書。起家諸生。後以年老脫籍學宮。人固不之異也。居家老屋三間。其子謹愿力田。足供朝夕。翁雅嗜種植。一門以內。花藥鬱然。於吾友黃子靜齋居為比舍。余每過子靜講習。從籬落窺之。見子鬚一老。頹然方塘竹石間。心竊異之。因語子靜。吾輩營營碌碌。畢力制科。視翁何如。安得有地一區。若翁之水竹妍雅。以灌園奉母。讀書其中。終老不出乎。子靜亦為慨然。而與余交異夫翁也。丁卯六月。暑雨薰蒸。翁之竹下。忽產芝之菌數莖。於是郡之貴富賓賤。相與異之。爭至其家。請觀無虛日。郡之能文者。更爭為詩賦以異之。余時遘疾。不能往視。不識翁之當日。亦自以為異否也。未幾而翁病。病未幾而翁殁。而余適病起。乃與子靜從翁之子。求觀其芝。則乾若槁木。而翁與芝俱盡矣。嗟乎。翁之可異者。初不以芝也。而異翁者止余一二人。及芝產翁庭。而因芝異翁者。遂徧郡之人。何以異翁者止余一二人。而翁反得優游其身於方塘竹石間。而異翁者徧郡之人。竟不能使翁為茹芝之老。以終為眾之所異也。豈異翁者少。翁得自蘊其異。而異翁者眾。遂足為翁累也。則信乎物不樂其異也。而余生長舉業腐爛

之日。妄思鍛礪學行。以求異乎流俗。而世故聾聵。信道不篤。浮湛病廢。虛存此志。曾不若摘裂時文之徒。猶得以其剽賊擬議之工。見異於鄉里。則此求異之志之爲予累。更何減於産芝之異之爲累於翁也。故作張氏産芝記。以示子靜。且以自砭云。

冶源紀遊

冶源在臨朐西南二十五里。水經注之熏冶泉也。客朐往探其勝。出南郭。橫峯側嶺。逶迤抱城。闌渡具水。行十許里。人家村落。老樹麥田。坡陀犖确。與蒲州中條山行經萬固寺入巢雲阿無異。馬上屈指。已三十四年矣。又數里許。至冶源村。村口市餅餌。獨輪車往來。蓋取道穆陵關者。村中折而西。山腳細竹。空渠相間。又南則海浮山。大壑清流。水上皆竹。竹巨而密。策馬上石厓。即馮氏冶源別業。主人候于門者四。揖客入。南壁皆山。剷削類馬遠畫法。石罅樹皆五六人始合抱。北瞰皆泉。渟膏黛。深可數尺。泉上浮珠者璣者玉者雪者。近吾郡之爆流百脈。盈盈數畝。故注云東有一湖也。徐行數十武。竹愈大。石愈峭。樹愈奇古。有屋翼然。爲憑軨亭。主人導客北行。竹中如逕。道箇多礙屐齒。抵亭下北望。樹高竹深。沙寬波淺。互爲掩映。一樹臥水上。去岸數步。幹亦合抱。主人曰。蘋柳。或檉之訛矣。復導客南折而東北。登江左亭。址在水中。略彴通之。凝望水北。較憑軨小異。由亭址南入山徑。徑多松竹。更蔽虧不見曦景。山脊

栝子松二株。下橫石牀。勾留久之。行松篁中。石磴高下。隨步成趣。一石開東南山椒。登之如覆盆。可銷夏。更上有石軒。頹矣。老木壽藤根外出。如數間屋。循磴下。還憩柃亭。竹粉山氣。爭入座隅。逕出。問泉所自發。主人導余至來時大壑上西去。有厓勒鑄劍池三字。大書深刻。復草書數行。崩離殆盡。惟海浮山人四字可辨。厓有祠額曰冶官。像設最古。泉出祠左。注云。泉溪之上。源麓之側。有祠。目之為冶泉祠。斯地蓋古冶官所在。故水取稱。而齋爽亦云相傳歐冶子鑄劍之地矣。

明安平知縣孔公傳

公名聞儀。字秀若。姓孔氏。兗州之曲阜人。先聖六十二世孫也。性敏給剛果。事親孝。好讀書。貫經濟大略。善書。入草聖。善射。能左右手。當明之季。吏治刓敝。民生憔耗。慨然自奮。有東漢名士澄清之志。甫冠。補諸生。會明懷宗幸學。優錄四氏子孫。公得授直隸密雲教諭。署寶坻有聲。擢知安平縣。安平城卑土惡。頹且盡。公至。令民過宜抶者輸石。輸竟自贖。不數月城成。明末兵興。三輔震衞海安平三日夜。公募厲城守。指畫方略。提兜鍪。屬橐鞬。獨當城北門。彎弓左右射。射所向辟易。董澤之蒲盡矣。怒裂矢集公面。毒發。公射止。令貌類公者。於烽火中服公衣甲。彎弓左右如舍矢狀。而自裹創部署如故。城賴以完。公受創深。鏃次骨。力拔之。欲絕。鏃出始甦。事聞。懷宗遣醫

視疾疾愈將以公備兵天津未上疾發遂卒年四十有四詔贈公尚寶司卿廕一子爲河南汝甯府通判立廟安平祀之公長身修髯聲如洪鐘儀觀甚偉遇事斧劈理解安平戒嚴每出民有訟者即道旁聽之以數語決曲直獄無冤云

王萃曰公曾孫衍楠於萃爲同年生嘗語萃公少退食自塾必射射已入塾師詰其遲不言師怒欲扑公始告師令射十發十中師奇之洎守安平卒以射聞記曰射之爲言繹也止也故曰爲人臣者以爲臣鵠公之勤事全城其以身爲臣鵠繹而止之者乎

讀平原君傳

劉青藜

劉子曰平原君以得士名天下者也而顧失之毛遂知人之難一至是哉方邯鄲圍而趙之將亡也平原君門下之士三千餘人卒無以一計進者既而合從於楚擇文武備具者以從僅得十九人毛遂以自薦與焉及合從之說日中不決而陳悉利害歃血定盟竟獨得之毛遂吾不知十九人者何以當平原之選而所謂文武備具者僅臨事囁嚅碌碌因人成事也向使遂不果自薦則不得與俱不得與俱則合從不成合從不成則邯鄲必破趙王之宗廟社稷且夷滅於秦人之手養士數千將焉用為由此觀之轉危為安之功遂亦偉矣哉然而遂居平原之門三年餘矣彼其以匹夫之身按劍登堂廷辱侯王之主卒解強秦之圍其材氣之雄當必有可見者乃三年而不見知及於楚之役自薦而反辭之且曰左右未有所稱頌嗟乎平原君何言之陋也夫人有慷慨激烈之氣者必不為辱身賤行之事何者彼自顧可以成大事故不肯伈伈俔俔以甘就卑屈也遂之言於楚王曰十步之內大王之命懸於臣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夫萬乘之主一叱尚不能甘心而顧欲其如後世奴顏婢膝之徒要左右之頌稱也我有以知其不能矣而平原乃以此謝天下之豪傑乎彼烹一大夫賞一大夫而國大治者齊威王何如人哉當是時楚有春申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魏有信陵。此四君者。天下所稱賢公子也。春申之死。大仇莫復。孟嘗一廢。門下盡空。生死貴賤之間。既已翻覆不測矣。而逃秦之阨。下坐者解之。薛中之市義彈鋏者為之。信陵之救趙。皆侯嬴朱亥之謀。而此二人者。或得之監者。或得之屠肆之中。卒未聞坐中之上客為畫一策濟一事也。且邯鄲之圍。戰死之李談。出傳舍之吏子。而毛遂亦以自薦立功於楚。諸如此者。不可勝數。豈人之難知哉。大抵戰國之養士者。未必有知人之明。不過羅致賓客。以誇豪舉。而被縠綺餘粱肉之徒。又皆依人成敗。庸庸不足以當緩急。而非常之士。往往出於尋常物色之外。其平日為肉眼所恥笑屢矣。直至捧盤歃血之日。賢不肖始定耳。豈獨毛遂也哉。豈獨毛遂也哉。

台州方氏族譜序

余少聞有明靖難之役。一時死事諸臣。惟方公希直為最烈。其被禍也。亦最慘。族黨株連。既靡孑遺。而所著書亦遭焚燬。因為欷歔者久之。及稍長。得侯城集於書肆。驚喜市歸。捧誦累日夜。不能止。既又以為自古忠義之士。抱西山之節。犯興朝之忌者。刀鋸鼎鑊。不惜糜爛其身。而事過時平。亦嘗寬禁網。崇優卹。未聞并其子姓而滅絕之者。而方公獨殃及十族。罹千古未有之慘。雖遺編殘簡。幸留人間。而斬馬不祀。等於若敖。反不若馬醫夏畦之鬼。得長有孫子。繼血食於世世也。豈不悲哉。其後讀曹

參芳所為魏澤傳云希直被逮時澤匿其幼子德宗台人宗學爨者攜去匿海島中
卒以付方門人俞允云云余始知方氏之孤未嘗絕而流傳後世者不僅其遺文也
每欲一遇其人訪其家世卒不可得丙寅冬客居東門方子蓬瀛者攜其族譜求叙
於余且曰吾希直公之苗裔也希直既族滅而幼子德宗以魏澤余學爨故得不死
是時德宗年九歲耳學爨與俱匿他所卒以付海上俞允允希直公門人也收育為
子遂更姓俞德宗之後有為南昌司訓者遂歸台奉祀事復方姓幾八世而及於余
學書不成以丹青之業餬口於四方恐大墜先人之緒願得一言以弁世系而示
後余既高希直公之義而又喜其有後且方子之言與曹參芳所紀有相符者其可
以無言與蓋當高皇帝時希直早以文學受知文皇既雅聞其名及金川失守方以
草詔相屬而又以姚廣孝之言不欲置之於死希直顧麻衣痛哭投筆嘆血罵聲徹
殿陛間此十族之慘所以波及廖鏞而文皇怒猶未息也當此之時學爨與澤獨能
負程嬰之義於萬死一生中卹其遺孤而保全之蓋亦難矣乃以文皇之暴虐陳瑛
之羅織而偵伺不能及刑戮不能加襁中之孤安然無恙瓜瓞綿延以至於今余魏
二君子之功固不可泯要非希直之忠烈格天地而動鬼神不至此也賢者有後豈
不誠然乎哉用是書之簡端俾方子歸而遺其族使相與勉焉他日聞有讀書明大

義者乃無忝厥祖也

敘麟游縣知縣楊公運峯軍功

公諱鑣運峰其字也河南洛陽人順治乙酉舉人初任雷州府推官缺裁改知麟游縣事當是時滇逆吳三桂已陷全蜀漸逼秦隴而提督王輔臣叛據平涼與為遙應偽清道將軍率賊眾北赴之道出岐山縣之崗山崗山者麟游之鄰壤也使使陳說利害持偽劄招公降以犒軍山口為約公集士民謀所以應之者時賊勢張甚聞者相視無人色或且有異議公度不足與計遂罷去而佯為好語以紿賊使曰如約於是密遣家僮分道招致諸村堡民壯漏下三鼓公潛出與俱抵賊所取道處設伏待之時公所糾聚及家僮不過百餘人又皆不習戰鬬賊至伏者雖起而倉卒不知所措公促家僮楊蘭急發矢射殺一賊眾遂奮擊賊乃奔潰追至靈台界茅連灘而還生擒賊校尹際魁等六人獲白旗一長鎗五鳥鎗一帳房一初公糾眾夜出城中無知者比曉始稍聞之咸為咋指至是乃大喜過望時康熙十四年十月初四日也秦撫杭公聞之將上其功以俘獲少非大捷遂寢其事及新撫鄂公核查軍功時則公已遷遼陽知州矣故卒不果薦云當滇南之變一時強藩巨帥接踵告叛而平涼為患尤大輔臣素號黠桀而又地踞形勝便於馳突向使南北連結互相犄角燎原之

勢。猝難撲滅。國家西顧之憂。政未艾也。賴公一戰而賊鋒挫衄。不復北指。輔臣亦勢孤力屈。束手請降。遏兩寇障蔽三秦。論功行賞。孰有大於是者。又安得與尋常俘獲之數比例而較多寡也耶。自兵興以後。朝廷雅重武功。故有起身卒伍。不數年而高牙大纛。專制閫外者。然而巨公之奴客。與夫主帥之親故。廝役。無臨陣之勞。挽强之力。而冒首功叨上賞者。往往不可指數。至於裹瘡血戰。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挫鋒陷陣者。反沈埋行間。終老而無復採錄。事之不平。自古如斯。而如公所處。尤令人扼腕太息者也。以孱弱縣令。未有片甲隻旅之寄。寇不臨城。可幸無罪。顧乃驅百餘目不識兵之人。深山午夜。冒險設伏。以遏强寇之衝。當此之時。其不至橫尸膏野。糜爛虀粉於鋒鏑矢石間者。僅間毫髮。蓋已危矣。乃功成事定。不惟無不次之寵。而并不得一與奏章之末。豈不深可惜哉。公知遼陽四年。以不阿權貴罷歸。今七十餘老矣。酒後耳熱。談及往事。猶作矍鑠態。余閒歲遊洛。聞公破賊狀甚壯之。後於公家得麟遊知縣費某詳文一卷。則核査軍功時所具報者也。其中與所聞相符。而加詳焉。適余纂修洛志。太守汪舟次先生謂余曰。楊公事既奇偉。而子知之又最稔。可使之無傳乎。遂敘之而論之如右。

張孝廉公傳

張公諱永祺字多祝舉天啟辛酉鄉試鄉賢載寓公仲子載寓中萬歷壬辰進士累官四川兵備副使慷慨識大義即邑乘所紀力止魏璫生祠者也公少負氣節饒有父風明崇禎間流寇李自成大亂中原公分守東城於是日修戰具夜宿城頭一切捍禦之需竭貲斥產為之不遺餘力自成已破葉邑截行而北有曹令者獨主降議公正色拒之已而以降表逼公署名公毅然曰祺以草莽書生世受國恩義不可屈豈不聞沮建璫祠者吾父哉俟寇至吾當舉一礮相向然後伏劍死耳曹數脅之公不得已乃痛哭負母渡河而北史公可法疏薦有破家守城不押降書云云奉有特加擢用之旨公辭不就職汪總制諱喬年者督師剿賊次洛陽聞李自成圍左良玉於郾而襄城新破遂不果進公步詣軍門具言襄人忠義日夜望救狀汪公大喜乃以公為前導進軍襄城自成環兵圍之公率邑人共汪公守城五晝夜力竭城陷自成積恨公殺其族人九家語載明紀事本末中而邑人姚郡者曰公後於盧家洞為賊都督袁姓者所執逼之跪公大罵不屈賊以弓弦束其脛深入膝理時日中無雲忽雷電大作賊驚懼乃釋公郡母公長女嘗為郡說其遺事云乙酉後隱居不出者十八年至壬寅以壽終于家所著有偶然遂靜夜述及詩文等集四子蚤明經班換皆庠生雯庚子科舉人

劉青藜曰。當崇禎間襄城陷於寇屢矣。至汪督師之役。其受禍尤慘。是時娶祖漢臣躬與城守。數被鋒刃。所着有殉難記。以故余於張公遺事。知之頗詳。噫。人方平居無事。高談忠義。其誰不義形於色者。一旦臨難。而靦顏屈膝。喪節辱身。比比是也。如公者。可不謂烈丈夫哉。

李孝子傳

孝子李復新。襄人也。世居城之東村。崇禎十四年歲饑。復新出糴於郾。土寇賈成倫刼其家。執其父際春殺之。復新歸痛哭。絕而復甦。置刀衣縫中。日夜謀所以報父讐者。是時天下大亂。法令不行。控告無所。而成倫强悍。所自防衛甚備。復新伺其隙不得。且恐其他奔。即又詐爲懦弱狀。揚言於衆。以示無復讐意。成倫聞之。信以爲然。卒安居如故。 國朝定鼎。復新潛之會城。訴於太守。逮問具服。繫成倫於獄。會大赦。減爲徒。還襄起解。復新先伏道旁。俟其過。舉大石擊之。中其腦。已死。復連擊之。解者欲攫執之。復新曰。吾報父讐耳。豈畏死者。乃自詣縣願就死。令憐其孝。不忍寘其刑。適手自爲狀。以具白所以。且曰。如復新者。宜表其閭以彰其孝。到府。太守難之。駮其議曰。賈成倫事在赦前。業已降罪爲徒。而李復新斃之。宜如殺人之律。事下。令不能對。縣有掾老不視事。素巧詳文案牘。一出其手。無能易者。令强起之。乃復議曰。蓋聞父

母之讎。不共戴天。古云殺人者死。未聞報讐者死也。又云。凡報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復新固已屢訴矣。且赦罪者。一時之仁。復讐者。千古之義。成倫之罪。可赦於朝廷。復新之讎。難寬於人子。成倫且欲原赦。而復新不免極刑。平允之論。似不如是。父子何辜。並遭大雁。凡有人心。誰不共憐。伏願貰以無罪。且旌其孝。太守不能難。卒如其議。表其閭曰孝烈。里人至今稱爲李孝子云。

劉青藜曰。余聞之先達劉珽曰。復新之訟其父冤也。時國初離亂甫定。所在城郭村墟。人煙絕少。復新隻身具糗糧以行。夜露宿。恐爲虎狼所厄。每棲樹上。艱難困厄之中。卒能報其父讐。嗚呼。可不謂孝哉。復新今尚在。余嘗一見之。時方充里役。余將爲言於令。復新流涕曰。遺冢不葬。不能免父於難。其敢因之以爲名。且里役分也。義無所辭。余甚善其言。然卒爲請於令。復其身云。

梅節婦傳

節婦姓李氏。安順梅運昌妻也。運昌崇禎己卯拔貢。知四川江津縣。氏攜子女赴任。而流寇張獻忠搆亂。道梗不通。遂抵平越。寄居母家。已而訃至。則運昌死城守矣。氏仰天號泣。誓不欲生。而子建方六月。女三歲。念無可依以活者。乃忍死爲撫育計。丁亥。流寇餘孽。竄延黔中。所過無堅城。氏毀容蓬面。倉皇出走。使老婢負其女。而自抱

其子復挾利刃以防不測。至貴陽城陷。旋奔威清竹亭寨。明季承平日久。不識兵革。縉紳家率習於安逸。氏母兄爲總兵官。而梅姓又世宦。平居不離閨閣。一旦猝值變故。身攜孤弱。徒步奔竄。其勞苦有農嫗村媼所不堪者。是時賊騎充斥。大路崎嶇。山陘中攀崖踰澗。艱險倍甚。其間望塵起立。匿身榛菁。以脫須臾之命者屢矣。及抵竹亭寨。呼寨下曰。吾安順梅宦婦也。急啓關納我。先是有譚姓者。嘗避亂寨中。以遺橐屢挾勢索償。居人苦之。以故聞氏言。輒拒不應。氏彷徨久之。計無所出。恐賊至。痛哭欲自刎。有張氏婦見而憐之。語曰。若勿云宦家也。當得入。遂劃所居舍之。糧盡。鬻衣製履。使老婢易米而食。未幾寇至。寨人降。日肆搜羅。氏復挾子女潛匿巖洞中。時飢逼寇虐。而荒山豺虎出沒不時。輾轉遷徙。寄生者七十餘日。始得返安順焉。
國朝定鼎。四方以次歸命。而黔最後平。喪亂之餘。家業蕩然。氏甘淡泊。習勤苦。事無巨細。皆身親之。屢值凶荒。而家計不匱。子女既長。婚嫁卒能成禮。皆氏力也。安順地雜苗蠻。苗俗好畜蟲蛇之毒。陰以咬人。名曰下蠱。中者無久近必死。又或取人服飾之類。爲妖術以詛咒之。然氏之身子。建食飲無不出己手者。其殘衣敝履。必深藏篋笥中。凡所以愛惜而保護之者。瑣細周至。類如此。然其教之也。則又嚴而有方。每夜篝鐙呼起坐。督雒誦。無間寒暑。間則道其祖父遺事。及流離奔竄之狀。以相勸勉。毋

子輒相對泣。左右不能仰視。康熙庚申卒。年六十一。方運昌之歿于蜀也。氏纔二十有五。距其卒凡三十六年。其間兵火盜賊飢饉天人家國之變。叢集交困。氏以孱弱幼婦。側身燎原。出入萬死一生中。既能保身全節。而又教育稚子。克有成立。遠近聞者。無不難之。里人前後上其事。督撫監司屢表其閭。子建以壬戌補科中本省鄉試。論者以為苦節之報云。

劉青藜曰。余讀衛中丞公所為節婦傳。欷歔者久之。劉令君豹南曰。中丞為此傳時。方修黔中總志。義取簡該。蓋準史例也。余因叩其詳。而別為傳如此。噫。古來婦女以節著者有矣。以節婦所處較焉。其難易何如哉。盜賊虎狼之窟。危間毫髮。方其抱稚子。挾利刃。流離奔竄時。蓋亦自分無生理矣。卒之節完子立。身名俱崇。又何其幸也。令君古風直道。善以表揚幽德為己任。又與節婦為同鄉。其言蓋信而有徵云。

程編修傳　　余甸

岳池縣教諭程濟陝西朝邑人洪武間以明經薦授職有奇術岳池去朝邑數千里朝夕在朝邑而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日西北兵起朝廷以其妄言擊至京將殺之濟奏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遂囚之已而兵果起乃赦出爲翰林院編修充軍師與燕兵戰於徐州大捷諸將樹碑載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急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經徐州見碑問知之大怒趣左右碎碑方一再椎命止勿擊錄其文按名族誅無得脫者濟姓名正當擊處遂免往日之祭蓋禳之也淮上諸將敗建文君召濟還京初濟與邑人高翔同徵翔屬名節濟好術數翔勸濟勿爲此已而有兵事濟又勸翔擧我術翔曰我願爲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濟同死濟曰我願爲智士也翔竟死之建文君急召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名僧爲建文君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艱不能脫濟輒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隨建文君至南京人尚識濟後莫知所終予童時聞老人言建安楊文敏臨終密語其子曰有一事關係不得不說汝須默識以傳於後俟他日德望大老密以告之成祖出塞軍士失路馳至山崖叠石間有一老僧閉目趺坐呼之再三不應回奏上命循逕再訪之將至軍士指曰去此不過數百武成祖策馬先驅到其處後騎隨

及則成祖已被刺逾見老僧不見矣疑即程濟也文敏之孫曾密致此語於同郡李尚書默示其事甚奇其言之果否則不可知也

韓晉之傳

韓廷錫字晉之侯官人幼聰慧九歲背誦六經略無舛訛與鄉里群兒處不妄言笑未弱冠舉止如老成人家素貧汲水不給而臨財無苟得爨火不具而開卷必衣巾當萬歷季年補博士弟子員時習經者類鹵莽滅裂晉之必研究終始於無疑中尋出有疑有疑中看出無疑條理貫通暢乎自得往往前無古人云又嘗以字學壞於鍾王故悉力於大小篆終身不作行草即有其書亦不得已於應試時為之此外雖朋友往來短札無非大小篆也親之喪哀痛迫切苫塊饘粥三年未嘗見齒或親戚情話不能斷絕則衰麻隨身親攜草墊在處據地以坐識者以為今世之王偉元徐仲車也余少時偶見其所讀漢書二十六冊手註與史記異同詳略之處細加評騭皆作蠅頭斯籀篆書日久吐鉛斑博陸離可愛可寶今歷五十年餘矣不知此書傳流何所時往來於余心焉先生特立獨行終身蹇難學不徇世世亦罕稱之余為略書其大概之可傳者如此猶恨不使鄉先賢蔡九峰黃勉齋諸公見此後賢也

里克伍奢論

魏世傚

魏世傚曰嗚呼晉將亂而殺申生楚將覆而逐子建獻公平王之罪也而申生之死里克實殺之子建之死伍奢實速之予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長太息也或者曰往予之論里克也謂其三旬不出不能力爭以坐成驪姬之謀而奢也異是何予過之深也曰其所以異者蓋即其所以同者也其不明於諫君之術一也獻公之心昏而懦平王之性忍而狠忍而狠者固非盛氣力爭所能回而昏懦者巽言婉容又不可以悟夫獻公入驪姬二五之說其欲廢申生而立奚齊久矣卒遲回而不敢斷及獻胙毒發猶未嘗誦言以誅太子然則里克當日不中立而強諫力爭則申生可以不廢豈若夫平王者取子婦而不恥殺無罪之太子而不惻為悍然無所顧哉然奮揚違命以遣太子猶且婉辭而不罪故又知平王者可以巽入而不可以激怒者也吾嘗謂奢能用里克微言以規平王克能如伍奢猛烈之氣以逆折獻公則必將兩有所濟而惜夫其反是吾故曰里克伍奢者申生建之罪人也嗟夫里克之心私而怯伍奢之心忠而猛忠猛者故不失為賢臣而持之或偏則亦足以殺身而僨事奢之所以隕其身者忠猛之過也其後子員以強諫而見殺於吳猶是故也嗚呼其亦可悲矣夫

王阮亭粵南行誌序

乙丑孟夏。舟過英德。與友人立船頭竟日。望至會心處。雖雨立甚樂。其可至者。則維舟就之。或風便不得停。則擊纜遣小艇。及其處。興盡而止。肩輿度梅嶺。則徒步行長松下十里許。覽其偃仰蜿曲。意甚得。一日客端州。與友人攜酒登七星巖絕嶺。因論士有遇不遇。亦猶山水之顯伏。或傳或無傳。不能皆同。河嶽以不朽者。是誰為之也。笑謂客曰。山水巖壑之幽奇秀折。非草野貧賤之士。不能探取而得。夫嶽瀆名山川。歲時受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享祀者。富貴顯達者也。一邱一壑之勝。足以自怡者。貧賤者也。或生僻壤。樵牧牛羊之所摧折。而遊人不得偶至。不自見其美。而深藏若無。及訪而得之。然後見其中之天地日月。花石草木。龍虎禽魚之紛綸蘊蓄。此隱逸者之逃名絕世者也。故富貴者得富貴之山水。而其貧賤隱逸者。亦得貧賤隱逸之山水。所固然也。翼日。阮亭先生以祀南海事竣。次端州。遊七星巖。乘月來歸。嗟乎。古者天下甯謐。公卿大夫承命祀山川。采風問俗。歸報天子。如是焉止矣。先生之使粵也。舟車所至。與山林草莽之士。款。握手歡。一若相忘於富貴貧賤。而山水巖穴之足登眺者。必探取而盡其意。然則富貴貧賤隱逸之山水。先生殆欲兼得之。其所謂不傳之山水。與不遇之士。先生又將傳之而遇之耶。歸之日。出南行誌示僦曰。子其何言。僦

曰山水文章先生所自有者也即以徵與友人之相偶論者以質之先生

河道總督恪勤陳公墓誌銘　鄭任鑰

公諱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湖南湘潭人。父太學生式穀。母羅氏。繼母賀氏。曾氏。其先居江西廬陵。九世祖友德。始徙今縣。六世至大父金臺。明經不仕。撫從弟庠生元鼎子為子。即公父也。及公貴。三代考妣皆　贈光祿大夫。一品太夫人。惟繼母賀格於例未贈。光祿五子。公居長。生有異徵。八歲能詩。九歲作蜻蜓賦。十八歲補縣學生。康熙二十三年。舉於鄉。越七年。登進士第。三十五年。知浙江西安縣。西安經兵燹。賦籍闕。公親履畝丈。歸田於主。劃餘以實虛糧。悉除逃亡稅。窮民來歸。俗多溺女。立法懲勸。風一變。力懲采礦害。靡靡議民建祠爛柯山祀焉。遂寧張文貞公題辦河工一年。以天津同知。薦會督撫舉仁廉吏。移知山陽。丁賦額闕。前令抵寄居戶。遭水人輒徙復編丁。移里甲代納。戶部以銀不及額。符下縣。公上言死不再生。逃未復業。請仍舊冊。值夏霖雨。河溢。排啓壩議。保東隄七州縣得無恙。遷海州。尋擢知江寧府。米踊貴。請發官米四萬石。設九廠平糶。禁士女冶遊。驅娼妓而毀其居。正昏喪禮。期年。民向化。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大府議益耗羨為供張。公持不可。且曰事苟上聞。滋得罪。大府怒陰奏公改妓所居南市樓為講堂。率吏民讀法。大不敬。宜置重典。

仁皇帝在行宮已廉知公治行及民愛戴狀姑命聽勘獄具詔免死赴京修書方公居幽江甯城中市晝閉哭聲徧野諸生蒯伏顲留旗兵營卒爭醵錢具牛酒詣公願一見移勘於淮山陽海州父老願身代公繫者數千人比　詔下皆走郡治所中庭北向焚香呼

萬歲江甯民復留公像於明海忠介祠當是時公賢聲動天下四十七年郃公穆布督兩江疏薦之出知蘇州未幾月案牘一空痛革奢俗會飢疫請告糴於上游親載米穀古樂備往散給郡民乞食富人不與則聚而攫其倉粟以盜逮繫者七十餘人公至惻然曰飢也非盜也皆杖釋之逾年擢江蘇布政司總督噶禮劾拘鎮江

仁皇帝曰比有密奏陳鵬年遊虎邱作詩蓄異志自古小人率用此陷善類朕素知鵬年豈爲若輩欺罔因出詩釋文一紙示九卿旋奉赦赴京入對熱河　命爲武英殿總裁官公初至蘇州往見噶禮白事不跪禮怒呵曰知府生死我手汝敢爾何也對曰鵬年果有罪雖奉賜寬假寸心具有鈇鉞如其不然君死之百姓安之生死不在公也徐步出禮摘他事劾去之度未得志故構蜚語必欲擠公於死公性剛敢任事事上官動見齟齬然廉明愛人所在得百姓心以此自結

聖主歷試然後卒大用五十六年署霸昌道大猾蒞貫成名益礦立捕送刑部獄昌

平歲進瓜。
帝曰。鵬年清官。安辦此。敕勿追求鏹。 名回武英。六十年四月。 命同張鵬翮視河。
留辦事。秋武陟馬營口決。公奏言黃河老隄。衝決八九里。大溜直趨決口。請於對岸
廣武山下大開引河。導溜南趨。迤東與正河會。然後堵築可興。又乞發帑遣大員用
長椿大埽以資捍禦。先是
帝已遣副都御史牛鈕赴工。奏至符
上指。 命署河督。六十一年春。馬營口南壩尾決。公言水深溜急。土凍隄新。強塞
於此將移於他。惟分上流。疏下流。可殺其勢。請仍用前議。 報可。遂開引河廣武下。
道東南入滎澤。已而奉 旨還視淮。河南工專委巡撫。決口久不塞。秋八月。公至自
淮。齋沐禱於神。復疏開官莊峪引河。露處視事。日不遑食。或中夜起。循役夫達旦。
更風雨霜雪不休。淮工郵傳日夜至。皆自批畣。已而疾作。初南北壩相繼潰。南合北
幾合復潰。公力疾誓眾。涕泗交頤。人人奮死力。忽聞
仁皇帝登遐。號絕一晝夜。既蘇。踊哭不絕聲。十二月。北壩合。甫奏上。復潰。強起為文
告神。誓死。二十一日北壩尾乃合。
今上嗣位。晉授總河。 頒賜

仁皇帝御物曰見此如見
先帝。命御醫馬爾赤哈遄往醫視。御筆慰問雍正元年正月五日公卒工所役
徒皆哭。士民相弔失聲號入。
上曰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命賜司庫銀二千兩毋錫封典以一品廕子
謚曰恪勤嗚呼知臣莫若君
先帝鑒忠於貢罪之年
今上定功於易名之日公可謂遭時遇主至於斯極者也以康熙二年十二月十三
日生春秋六十有一。贈光祿大夫元配石繼配謝皆封一品夫人側室王孺人子
七孫男一。公不攬利權當官不辭難為州縣首革火耗為府屬其屬曰省一分耗羨
即完一分正供署藩盡革加平曰我向固請免此也總河兼榷關主河工捐例公上
章力辭曰臣冥不能分理及河南隄工起則再自請行漕督卒運漕民船數千人乏
食而譁公立給河庫銀六萬兩乃入告
先帝深嘉之先在霸昌督修密雲城惡逐奸人不通時役畢在海州賑山左甯陽飢
請發鄒滕濟甯穀價銀三千兩繼之將行又請視他州縣免徵額賦時縣官報災不
時上諭三月公特切責所至豪强屏跡嘗親入博徒窟室捽以歸其黨駭散漕艘故

泊臨同他艘獨勒持其貨物。公呼吏縛之。行李獲安。淮龍江兩關所懲肆卒皆此類。令下必行。卒未嘗强使從己。異時吳中觀音山以竹兜代游。假食其力者三百戶。禁之詣公訴。公偽遊山問曰。太守虐若子弟乎。曰否。守愛我顧我儕衣食於此。一旦罷且餓死。太守禁婦女遊固當。不當禁客遊。立已之。公既廉明愛人。善聽微發姦獄以不寃。他郡邑疑案得公剖。咸帖服。初蒞西安。徐烈婦暴棺十年莫決。公廉得凶人。斃之。禮葬烈婦。爲建祠。其他異蹟多可紀。或問何能。答曰在虛。公表東海孝婦廟。立陸績廉石。復劉蕡後人。修建狄梁公祠。風教大行。好賢下士。惟恐不及。薦拔多當代名人。宦轍所至。未嘗一日廢書不觀。作詩頹挫排蕩。得之杜甫爲多。尤善行草書。罷官時。持易酒米。人爭藏弆以爲榮。嘗遊焦山。出瘞鶴銘於江濱。且爲之考。前後纂輯書六部。皆序　俞旨。所著詩文年譜政略奏疏凡若干卷。公子樹芝等。卜雍正四年二月三日。葬公於本縣東霧鳳形山上。先期來請銘。余既習聞公政事。與公交。豁然坦白。君子撫棊至長沙。益知公內行修飭。事繼母。友昆弟。終身無閒言。書稱君陳克施有政。公是已。余又聞

先帝命公治京口步三。一夕就。蓋賈人子募工絙筏。晝石成之。京師歲除。市米潞河牙人魏某叩自公所來。歎曰。廉吏廉吏。歸其直輦米而至。嗚呼。此豈可日暮釣取得

之者哉。銘曰：勖且弟，誠而動。天下賀，賢人用。沛洪河，以身殉。壽厥施，誰嗣。峒州之東，鬱霧厖宅兆安。福祿降，萬子孫。仍梁棟。

鎮沅雙澤泉記

孫鵬

雙澤泉在新建石城之東門內去郡署數十武湛然一泓鏡山之坳而活活云郡易土而流官自雍正五年始其時有土牆自山頂圍下半地無所謂石城且無水飲城以內人飲者必出城走一二里就河掬之或以杓側承而起注於木桶擔之來家去來不絕於路先是城基甫定偶與李公資園登眺其巔慨然有感於曩劫因論兵家攻守之道至耿伯宗以戊己校尉引兵據疏勒城為匈奴所困絕其水源未嘗不危伯宗之窮於支敵也若非整衣一拜則飛泉何在其城不為敵人立破者幾希李公曰冥漠之際其理不可測其說不可執為常而精誠可通已絕之水源隨念而轉若握在手然萬一天道茫茫感而不應應或不如此之速城中豈能十日不水與敵人相持哉此地即可城如無水何舍此又無可城之地余曰城之哉姑徐以討泉而資園司馬亦若逆知泉之不難得也惟城之是急工未竣郡太守易齋張公來受代即始議建城者也詳議已一周而灰石瓴瓦工匠之營僅過半方斤斤督工不遑暇逸一日忽指苦竹叢下曰掘此是泉即有止之者曰此為土守故宅一片瓦礫且多大石橫亘其下奚以鑿為李公不謂然井之不數尺深已若斗盈更深至數丈得其源涓涓出不止淵然而深瀅然而碧時時汲混淆不少減不汲亦不溢其味甘其氣

清冽。自是城中不復擔河水。嗟乎。城工人力可為者也。泉豈人力也哉。泉若為此城出者。天祕此不竭之源。以待李公揭於今日。不偶也。李公曰。得泉之日。為張公到郡之七日。其與渭川之飛泉。隨刺史馬足湧出者無以異。是為張公之泉。張公曰。李公之所得者也。其誠於求泉亦已久矣。吾與兵若民俱德之。請為亭其上。而以李公名二公推讓久之。余因題曰。雙澤泉。二公相視而笑。屬余為文記之。

卷四十四

李　紱字巨來號穆堂江西臨川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直隸總督禮部侍郎有穆堂初稿別稿

林　侗字同人一字乎野號來齋福建侯官人廩貢生官尤溪縣教諭

余懋杞號瞿菴浙江諸暨人康熙戊子舉人官內閣中書有東武山房文集

青苗社倉議　　李紱

朱子社倉之法與青苗同相沿至今近六百年後人以為朱子之所為也輒欲仿而行之然往往暫行而輒廢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弊者徒知法為朱子之法不自量其人非朱子之人則亦青苗之法也蓋奉行其法非一手足之為烈有監官有鄉官有社首有保正保副有隊長保頭有人交斛于朱子之始行於崇安也任事之人皆其門生故舊學道君子也今首事者之公正即無媿於朱子而分任其事者非朱子門生故舊之比則其法亦不可得而行也且不獨後之效之者未嘗量度其人即朱子之疏請下其法於諸路亦未嘗量度天下任事之人不能盡如己而分任其事者不能盡如己之門生故舊也則無怪乎其不能行也蓋有治人無治法者古今之通病社倉初行息取十二夏放而冬收與荊公青苗之法無異荊公治鄞嘗自行青苗之法矣鄞之人至今俎豆而尸祝之荊公以其為身所嘗試者他日執政遂欲施諸天下亦猶朱子請行社倉於諸路而不知奉行者之不能盡如荊公也是故奉行而得其人則青苗亦社倉矣奉行而非其人則社倉即青苗矣且青苗之法後人畏其名而不敢行社倉之法後人慕其名而亦不能行非獨利之所在任事者難其人即民

亦不能盡如吾意也。蘇子由論青苗之弊。謂財入民手。雖貧民不免妄用。及其收也。雖富民不免後期。如是而敲撲之事煩矣。今社倉開報支米。漏落增添。必送縣斷罪。其收米也。如有走失。必保人均賠。是亦不能已於敲撲。其與青苗有以異乎。且社倉之法。與青苗相似。此非獨余之私言也。朱子爲金華社倉記。嘗及之矣。其言以爲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青苗爲說耳。以余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程子嘗論之。而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云云。然則當時固有以青苗疑社倉者。而朱子於青苗之法。固亦取之矣。至謂青苗之所以異於社倉者。以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斯言信耶。以余平心觀之。則亦未見其爲必然也。凡事欲其有舉而無廢。非主之以官不可。凡官民相出納。則金易而穀難。惟給之以金。故可以於縣而不必於鄉。惟不在於鄉。故止可給金。而不能與穀。至於社倉之法。漏落增添。必送縣斷罪。其有走失。必保人均賠。則亦不能終用鄉人士君子。而必歸之官吏。其送官必斷罪。走失必追賠也。則亦不能全用慘怛忠利之心。而究亦歸於亟疾。推求利害始終之故。未見爲此得而彼失也。雖然。金可以濟

民用而不可以救民饑則必以積穀為主以積穀為主則必兼用常平之法余己丑禮闈試策嘗備言之又嘗為家居二倉條約頗可施行然非得任事之人亦不能如志要歸於有治人無治法之二言而已矣

河套志序

三代而下威德之盛無若漢唐而唐尤盛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都護之設相距各萬餘里而宋與明失之南失交趾受害猶未劇南故弱也東與西番外之强皆依乎北北固强不可失且北不獨强地亦饒也故肅宗中興實基乎此自唐末以拓跋思恭鎮夏州奄有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又以功賜姓李益盛以强至元昊遂稱帝與宋相終始元復為王土明天順六年毛里孩等復入牧日新月盛邊患乃有不可言者豈細故哉其地三面距河明稱為河套蓋河自甯夏出口北行千里折而東二千里又折而南千里乃入內地土地肥美溝澮井疆比於江南東連偏關西接賀蘭此地安則東與西皆可無患故曰東與西皆依乎北也我　國家威德之盛遠過漢唐而北方訖暨尤遠長城而外東西萬里為蒙古四十八家蒙古而外為喀爾喀五十三家拜除黜陟同於內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河套之地雖為鄂爾多斯所有而奉法唯謹罔敢越尺寸志其地與否視古為稍緩然事勢亦有殊于前古者今蒙古與

喀爾喀號為循善而循者多弱善者不競西北厄魯特準噶爾頗為桀黠昔噶爾丹偶逞狂謀喀爾喀蒙古諸部落披靡莫當爭徙其衆闌

聖祖仁皇帝親征然後反正則循善者殆未可恃矣河套地四面折算約方三千里土地之美可耕可牧鄂爾多斯不能收其利也　國家取為屯地則猝遇軍興歲省金錢百萬　廟堂之計孰大於此陳君執夫故名家子昔嘗監司其地乃約古今沿革戰守利害會為一書雖未為大備其用心固已遠矣抑吾尤有慨者有明自正統以後武備不脩邊防日弛患不獨河套而套為甚橫覽二百餘年間惟王襄敏紅鹽池之捷差強人意他若李文達王楊琚之議而三帥不行楊文清請復受降三城而阨於璫瑾至夏文愍曾襄敏河套之議既已上愜宸衷功亦垂就而蒼蠅黑白頃刻而變卒以身殉谷氏所謂九重廟算忽智忽愚豈不信哉蓋千古來任事之難如此屬陳君走伻千里請敘其書為之掩卷而三嘆焉世之人幸無忽視之也

六過廬山記

余年二十讀桑喬所為廬山紀事愛之願得一遊貧弗能也後三年爲伯兄之武昌徒步走雪中取徑黃龍山竟日不得食過東西二林度虎溪橋寒噤無人色望寺鐘半明滅賦詩自遣夜抵太平宮僵臥旅舍藉亂草為席脫濕衣覆足冰雪鏗然有聲

明旦冒雪行。望香鑪諸峰。儼然徑去。至楚不遇。益困。因人以歸。尺寸不自主。由廬山後掠坡陁四十里。至大孫塘。路人漫指五老峰天池諸勝。青出雲表。悵望而已。又十年戊子歲。舉於鄉。公車北行。過廬山去。試期甚近。同行者牽率逼迫。亦不及遊。明年己丑成進士。學習史館。庚寅。請急省覲。由浙江以歸。辛卯抵家。是秋兒子孝源舉於鄉。冬攜以北。誤傳散館有期。疾趨過廬山。又不及遊。丁酉典試雲南。歸由湘江。迂道過家。時向臘。假裝還京師。弟巨州兒孝源並以計偕從行。十二月廿二日。過廬山。去會試時益迫。又雨雪。其不得遊如故也。今歲己亥春二月。奉　命祭告南海。道又出廬山。念　祀典重大。將事方嚴。不敢作遊山計。三月初九日。由黃梅過孔壠。南望江外。赫然青亘半天。則廬山也。心怦怦動。疾行二十里。過江。宿九江府。明晨微雨。戒行。望山色上下。與天地漠漠一形。卻顧八騶。導擁車騎。歷碌隱隆山間。爽然自失。此蓋昔人所謂為廬容俗狀者。山靈之深藏固匿。豈不宜哉。戲作小詩自責。天漸霽。雲開雨歇。山尖縹緲隱見。至東林早飰。輟車騎。過寺。憶昔遊如夢寐。訪陽明先生題壁詩和之。亭午至通遠驛。聞圓通寺甚近。騎馬往遊。林壑幽深。軒窗爽豁。寺建於南唐。後主。僧目為祖庭。今老僧景堂主之。年八十餘。談山中風景。亹亹可聽。因詢近地有可遊者乎。僧言石耳峰甚近。趣具筍輿。緣瓜徑而上。約五里。至峰頂。望夕陽在履舄下。

東北望馬耳峯、南望雞籠諸山、猴擁若兒孫拜其高曾、惟東南五老諸峯崢霄切雲。亦僅若比肩。僧言此峯之高、止及五老之半、據此望彼、故若相等也。半峯有石洞深阻。叢木封其外、宛若人耳、殆以此得名。王梅溪謂峯多石耳、故名、非也。石耳不獨此峯有也。紅杜鵑花、照耀山谷、又有黃藍二色、佗境所無。山中皆種茶、循茶徑而下。至清溪。溪傍小菴。門額爲明弋陽王題、書法秀健。菴僧前導、遊清溪、泉石鏗鍧作響。溪上大石長徑數丈。爲天然石橋、僧以所攜餅盎、就橋下汲泉。置石隙間、拾枯枝煎泉。採林間新茶烹之。泉冽茶香、風味佳絕。布氈橋面、羅列山果、桃乾杏脯梨栗瓜薑。並取諸山中。無一物自塵市至者。僧傍言山中所需咸具、無求於人、意頗羨之。仰視溪旁石壁。矗立拄天。古苔如錦、斕爛然。頫窺溪泉。作微瀑三疊、與白雲相亂、四周林木高皆十數丈。蔽虧日影、恍然不知身在何境。此峯與廬山、未及百一、其能移人情已若此。乃知石隱者流、長往而不返。非無所樂而能然也。日暮歸驛館、嗒然若喪、覺軒冕信爲天縶、已復自思、三極之道、各有所事。若止求自樂、何以立人極。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聖賢之心、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惟是山水之樂、儒者不廢。而余獨以公私奔迫、六過此山、而不能爲旬月之遊。固宜見哂於山靈耳。輒記其崖略。志余媿焉。

癸未春。余以明府韋齋張公之聘。至永新縣。閱梅田洞之奇。忻然欲往。旋於縣志中得劉冢宰菘遊記。讀之益想見其奇。居半歲。未及遊而歸。明年復來。遇歲大饑。不可以遊。既秋未則大熟。九月八日。公適以事自府歸。舟經日暉橋。於洞為近。馳札訂遊。遂以九日晨集於舟中。飭已。舍舟從輿。不二里。遙見巑岏三峰。拔起平疇中。則梅田山也。山頭鱗次。亂白如殘雪。餘皆深黑不可辨。又行二里許。黑者皆矗立雄挺。意疑為古松。既至。哄然一笑。蓋皆黑石。豎者累壽。卧者連畝。若奔若跪若伏若起若勇而鬬。若憤而倚。若挽而攀升。若遜而旅。至恢佹譎怪。莫可窮詰。間為人取去。新瘢參錯。則所見亂白如殘雪者也。循山後而南。為玉虛洞。門高丈許。中宏敞足容數千人。絶地十數丈。腹刳如陶器。漸隘以達於頂。有竅徑數尺。天光迸入。石作淡金色。半腹有圓白如小雞子。光與日爭者。相傳為夜光之珠。着輙晃然照一洞。或連梯取之。即失所在云。稍進。有浮沙盈畦。為石田。左有石方而長者。為石床。漸黑不可入。遊者多止此。余戒從者持火深入。石乳交流。金碧璀璨。仰視嵌空谽谺。如蜂房蠔穴。蝙蝠千百。撲火而起。心魄動盪。驚其奇。益火再進。其右陟數級而上。一巖平底。可坐立者。為石房。攀緣而下。有流水泓然。亂沙洄複。朱丹晶瑩不定。為石池。命從者負以過。蝙蝠益多。垂乳益奇。其右有石凹。其中懸乳百尺。本纖而末洪。髻鬣參下注者。為石乳窟。再入

則洞歧漸多。莫知所嚮。火且盡。遂出。昏黑中計之。約近二里。所見四翁四張併外洞已屬第五重矣。稍右為合壁洞。外闢兩門。中通為一。廣可二丈。深再倍之。旁有石巖。巖下有石類人而肥者。為石羅漢。清泉碧乳。幽氣襲人。不可久立。出緣山趾而西。以求前洞。初入昏黑。稍定有微光自頂入。上有小竇如甕口。洞高廣半玉虛而倍於合璧。以火燭之。一立石甚高。名觀音石。右有石柱。白淨蜿蜒垂地。耳角皆具。為石龍。飛泉被體。云禱雨多驗。再進有石。淋浸四垂。枝條豐蔚。為石柳。蓋皆鍾乳之所為也。下有平石逕二尺。乳頭迸出。如碁子。為石碁枰。旁一石空中。仰受飛泉。緃錚不溢。為仰天盆。其圓者為石鼓。對立獰獊者為石獅象。叩之鏗然如玉磬者為雲版石。土人云。洞竅中多石燕。與常燕無異。以火照之。即伏不動。烹食之。功勝鍾乳。縣志載唐天寶中。有言洞藏妙寶真符者。命張均等求之不可得。因名寶仙聖洞。余適至是。火盡不獲入。悵然捫壁而出。心為境奪。惝怳不自任。神仙之事。吾嘗疑在有無之間。由今觀之。無論其有。即此已絕人世矣。洞之奇。尤在響石。體百節疏通。一聲千應。笑語微動。便如雷殷。從者戲以紙礮相接投之。如山崩海嘯。玉虛閎而哆。其聲散。類鼓。寶仙合璧深而弇。其聲聚。類鐘。皆得世所未聞。其肌丹而乳碧。類林屋。所謂金庭玉柱者。其宏衍博奧。視杭之飛來。吞八九矣。嗟乎。彼二區者。生好事之鄉。故遊者日至。以此洞

之恢奇而棄於荒寒汨沒之陬牛羊之所息樵夫牧子雜遝而休焉天下之負其奇而不得自見於人者固可以一二計也哉余所見視劉公所記固已倍之而於洞之奇猶未能百一也然則天下之負其奇而正不屑屑求自見於人者又寧可以耳目測耶

記呂尚義破賊事

大庾縣民呂尚義世居南源山下其地在大庾崇義二縣之間土田肥美然界連廣東層巒峻嶺山有錫礦礦徒出沒嵩老則亡為盜賊剽劫村莊人莫敢居惟尚義結廬其下數十年賊莫能害尚義與妻俱善用鳥鎗發無不中施放尤敏十步可放三鎗每遇賊至夫婦二鎗連環不絕歲殺賊無算賊恨尚義刺骨康熙四十年有廣東萬猴山賊渠藍某率賊二百餘人白日持鎗礮過大庾嶺昌言將往南源殺尚義復仇南安參將營兵莫敢阻拒聞之賴鎮楊鈞隨遣二守備率兵數百人往捕比至南源則賊已為尚義擊敗竄匿山谷矣時尚義妻已歿一女亦能用鳥鎗父女二人共殺賊五十餘人其餘匿山谷者尚未解散官兵以林深箐密莫敢搜捕尚義慨然前行曰第隨我來賊可盡得也尚義鷹目洞微見遠茅草中有伏賊百步外能見之發鎗即中咸驚起遂踰山以逸官兵環視不敢捕惟得沙礮三位而還崇義高令尚瑛

召尚義至衙予酒食賜銀欲署為捕頭大庚令亦欲委之彼此列狀爭於府蓋二縣俱有山賊惟尚義所在則賊不敢犯也尚義俱謝不受委曰吾農民不願充役但兩縣官長為安靖地方計吾所居在兩縣間何敢辭勞南源一帶吾女在可無事其餘兩縣地方但有山賊吾願隨官兵往捕賊聞吾至即逃矣於是兩令大喜厚賜而遣之然廣東礦賊自是役大創亦不復至南安云時鑲紅旗祝公鍾賢為南安守公子兆龍親見其事兆龍與余同在八旗志書館為余言其端末如此余唯古稱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至兵刃既接則有以氣與力為強弱者自明之初年西洋火器入於中國遂為軍中無敵之技雖由基之巧項羽之氣烏獲之力一鳥鎗殺之有餘矣雖然習其技者貴精主其事者貴勇技不精則心手不相應施放鈍拙不足以制弓矢志不勇則臨敵倉皇失措往往棄利器為敵用若呂尚義父女二人鳥鎗可連環不絕技既甚精以二人當二百餘人而氣定神閒不為賊亂則勇亦殊絕使天下為將弁者盡得尚義輩效馳驅豈不皆精兵哉兵不必皆精而尚義輩特以山居老余故為太息而記之

仁和仲烈婦傳

烈婦姓年氏仁和諸生萬安女生而淑慧始知方名授以孝經女誡諸書即解大義

數餘算組事。輒無學而能。家故寒素。頗以女紅佐生。既工且敏。十歲以勞得疾。或召
醫視之。醫言無苦。詢之則曰恐傷大人意。咸嘆異之。年十五。歸仲氏。踰年仲氏子
卒。烈婦慟絕。自言無子。當從夫地下。其家大驚。守之。母氏泣撫曰。汝出閣時。汝父遊
學京師。今將歸矣。不能少緩一見父乎。始勉存視息。既父歸得其情。懼其既見將遂
引決也。念其勇於義。宜可以理奪。因就慰且勉曰。慷慨從容為節雖一致。顧難易則
有間矣。阿子信賢。當為其難者。且若翁早世。若夫又至此。太翁姑春秋高。若能節。不
能兼取孝行乎。烈婦反復竟日。始泣拜受命。自是素衣蔬食。為孝養計。益篤。以嚴太
翁當患危疾。視者咸謂不起。烈婦涕泣。夜焚香告天。祈代。越日竟愈。得再十年。太翁
姑皆踰七十。憐烈婦年猶盛。終無所依。密謀嫁之。有日矣。烈婦聞。哀慟達中夕。明
日姑往視。發扉闃然。閣中橫一几。跋燭燼香猶在地。布氈羅列若祭告之設。急索之不
獲。家背河。啟後戶及岸。得其常服履及箴笄諸物。始知烈婦自沈也。沿河沒訪數里
許。無有。忽人自上流來曰。某溪中一女子。殭立。疾趨視之。則烈婦也。蓋烈婦既死。其
屍逆泝。又刺入旁溪里許止焉。溪上山即烈婦夫所葬。其靈異如此。舉歸就斂。則衣
袿齊及裳。相屬至襪履。皆綴縫無隙。當事自大吏以下。聞之駭嘆。設奠奉主。祀杭故
忠節祠。吾今乃知史策所書奇節不誣也。而又有過焉。往讀元史烈女傳。長樂石梁

柯節婦陳氏以至正二年海賊入掠被執登舟行二里許振衣投江中明日屍逆流上止石梁旁嘆為絕異今何其一轍若此乎吾聞泅者之言潮洄一里當潮游五里又水性上漫下激入焉即仆自非烈婦正氣之盛焉能以弱質抗洪濤逆潮所宜依歸而卓然若是若夫色養十年明心一旦中宵哭奠成禮然後縱身赴流動與禮會無毫髮遺恨以視昔人有尤難者嗚呼忠孝節義天地所依以立也斯人不世出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烈婦父與余同屬廬陵官舍久得其事最實且詳敬次其梗概俾史氏得有所采焉

杭州張烈婦傳

烈婦姓劉氏漢軍某旗人鄉貢進士張子四維妻也張子字若仲浙江錢塘舊族明吏部尚書諱某裔家既落又少失母父諱某以微貲賈於粵挾若仲與俱至潮州府有中表某在知府劉某幕中來過訪見若仲髫年端麗聰慧絕人數稱於劉守劉有數女無子因令入見大愛之以次女許字焉即烈婦也既若仲隨父歸貲竭不售益喪其貲若仲又以疾跛其一足劉守有弟官浙江見而恥之屬書其兄諷使負婚約劉守夫婦惑焉將別字佗官子烈婦以死自誓父母勸譬百方莫能奪乃召若仲往就婚烈婦既失愛於父母又其姊有贅壻為顯人子同在署榮悴相形受侮益不堪

烈婦勸若仲揭已歸若仲念家窶濡忍不能決烈婦恚曰君少負雋才乃無丈夫氣耶遂辭以行奩具一無所取既歸無以為生烈婦工繡習繪事晨起作畫夜刺繡給薪米若仲感其意力學補弟子員康熙庚子歲余奉　命典浙江鄉試得一卷絕整雅自破題至結語皆排對而讀者不知其為排亟取之放榜則若仲也明年計偕下第卒於京師柩歸烈婦號不絕聲未幾竟死以殉哀哉又三年若仲同年生金子長孺虞為余言其如此嘆異久之長孺高才博學又與若仲同城居其言可信遂用其語為之傳焉方余典試還　朝愛若仲才耳不知其窮也其卒也余方落職出都亦不及知然余生平疾夫世俗鄙夫炎涼於骨月使早知若仲有賢耦而困絀如此或有以振之使不至顛躋以沒雖死生有命而余之心與力固有所未盡也烈婦屈志艱苦佐夫未嘗隕穫至夫沒遂以死殉者謂絕意而無可復望於世也亦烏知世猶有為之文以傳其事重欷累歎而不能以已者耶使余文幸而傳後之讀余文者又將重欷累歎憑弔而不已則烈婦不朽矣彼其父母之鄙與所謂贅壻顧人子不過與草木同腐固不足復道即若仲或不死備名位烈婦與被顯榮偕老亦不過聊以愧世俗鄙薄而已烏能發志士之悲至於如是哉烈婦亦可以忻然於地下矣烈婦生一子一女聞今育於族人他日倘相值當有以卹之

孝義吳君墓表

後漢書始為獨行傳蓋行至後世而漸衰焉舉世莫之行而獨行焉故傳其事以為可貴焉耳至宋書易為孝義傳則又取行之重者以為非他曲謹所得與也晉江吳君殁二十年安溪李侍講清植始為之傳而私謚以孝義斯所謂可貴而甚重者耶明年其孫子常德以狀來請表其墓齋浴滌濯再拜稽首曰先君之行大學士李文貞公嘗許為之敘述謂俟德成進士而後為之德實不力比歲丁未始倖登第而文貞公即世已九年矣惟公文章必傳無疑願託一言俾先君不腐余取狀讀焉感嘆者久之此豈特宋書所無哉雖東漢節義未或若斯之烈也君諱鴻錫字允康生七歲而海寇亂考諱萬佑挾以避居浙江適兵部車駕司郎中滿州噶公尼布奉 命來造戰艦延君考於幕數月君考卒噶公挈君歸京師命其家人忠樸者父之君請呼以叔曰父一而已噶公大奇之曰七齡兒能辯此耶噶公清宦家漸困君亦稍長助任芻牧精勤勇猛芻恒有餘因以易錢市書冊弓矢私習之又市果酒就能者質焉數歲遂通滿漢文精騎射一日噶公閱射方怒拙射者君從旁指導噶公謂汝能耶汝手弓君徐進縱送合法三發皆中噶公益奇之歲癸亥君從凡雲鱗以平臺灣功授溫州營參將引 見至京因就噶公乞君歸噶公喜遽諾之君獨潛然流涕曰

我未可以歸也我七歲育於公今我壯而公老矣三子始扶攜安所恃必俟公子成立我乃可歸耳噶公聞言持若大慟遂不果行正紅旗謙郡王之孫鎮國公海清噶公壻也高公義請隸其公府佐領俾久居旗下以成君志從之明年噶公果卒夫人以哀毀得狂疾長子和順甫七歲次和鼐六歲和麟五歲君獨力治喪事盡禮然噶公新喪族中諸豪與隸人悍者眈眈欲蠶食其家君信行素孚又材且武諭以義懾以威咸莫敢如何家故不及中人君精心計權子母贏縮歲入恒倍日以饒延良師課噶公三子食飲必親饋業稍進則頓首謝師感之並盡力又親教三子國書稍長並為娶名族女君尤謹於禮冠帶終日不怠司閫以婦人歲時慶祝君盛衣冠率家人入執事事畢親率以出中外肅然和順年十六有忌之者擢為護軍將困苦之每番直君佩刀以從夜直則露坐中夕人莫敢加害顧念非通仕籍無以免厮役而噶公故交無能相援者惟大學士阿公蘭泰嘗同任兵部又以事相失君獨謂阿公長者可以義動也日率三子候公門外公得其情果惻然問諸子習國書乎曰皆習孰最優曰和順優阿公諾以中書用之既而首輔索公額圖欲用其族子君即為書言和順孤苦狀伺索公出跪而上之索公大怒擲書去不顧君跪其門五晝夜水漿不入於口困垂斃索公大驚撫曰世乃有義烈如子者乎吾用順矣順就內閣試果補

錄乙亥歲
聖祖皇帝親征厄魯特君勉順曰　國家有事正臣子效命之秋亦子發迹地也亟
為治裝請從征遂從大將軍伯費揚古由西路進君結束從行數日家中宵小攘竊
蠭起使人追君還君泣謂順曰吾不得偕行矣雖然死生命也戰陣無勇非孝即非
忠子必勉之怒馬抵家宵小亡匿訖無事而順亦自力矢石間得功牌二凱旋議敘
陞禮部主事有約順會飲者以博具佐觴政君知其匪人也拔刀衝座執其人數曰
飲博非居官所宜順孫子汝何得以此誘惑必殺汝刀觸席鏗然其人大呼乞命叩
頭不已使捽而去之引順以歸或問人可殺乎君正色曰殺人者不過死耳吾已許
嚐公撫諸孫而坐視其溺於燕朋誠生不如死吾死而諸孫知勉則死賢於生矣然
順自是不復與燕會癸未山東大饑　朝廷遣官往賑和順在行君曰此仁人君子
盡心時也從以往分賑武城廩米未發君即以私錢市米因逐戶稽冊先量給之念民
居有僻遠不能至縣者度四鄉中地得南魯集為散賑所又懼民饑久不勝任負日
為蒸餅萬計人給大餅二然飢腸驟飽有致斃者或言先飲蘿蔔湯則無患亟為湯
蓋日活民無算武城十萬家得實惠
皇恩者君佐順力也事竣歸武城泣送者數千有送至京者歲丁亥順奉　命收鹽

豈關稅君贊曰負販小民不可取其稅倘額不足以家財足之可也民大悅競趨之
額亦數嚐公次子和羆習舉業遇鄉試君述先德勸課恒涕泗交頤猶懼其怠穴其
几貫鐵索自繫以守之羆驚謝請脫繫不許讀益力遂中式以微誤抑置副榜君弗
懌爲送律例館任校錄羆弟和麟年十六君即攜赴永定河効力爲通籍渚河故名
無定水怒土疏潰壞無常君爲親督春揭隄成而水驟漲君晝夜守視增卑培薄直
隸巡撫于公成龍夜出視隄遙見有拜於隄上泣籲河神者召詢之則君也于公嘆
異脫髮衣贈之是歲隄壞者多麟所占獨不壞以功議敘補筆帖式今任刑部郎中
蓋嚐公三子皆賢而君所以成之者爲尤力比君卒三子去纓席地婦皆披髮去璫
如居父母喪葬之日皆徒步扶匶至塋哀毀過節蓋君所以感之者深矣初君以嚐
公育已恩矣扶其孫不得歸念父母卭墓南望輒隕涕募良工追寫父母像遇忌辰
及歲時伏臘率妻子泣奠竟日檢篋得厥考遺衣冠就嚐公墓相近地招魂葬之寒
食拜埽盡哀每歲除尤嚴餽奠終夕欷歔徘徊厥考及嚐公兩墓間達旦始返或謂
屠蘇辛盤君不歸家人何以安則泣然謝曰吾少孫不逮養義不當受家人之養也
生平精於治家而自奉嗇受人之施一飯未嘗不報其施於人則千金不言患沒之
日戒諸子取朋舊稱貸約盡焚之愛敬士大夫雖少者必加禮然持身整齊嚴肅見

者嶽而憚之在武城賑荒時有舊家落魄子工諂媚屢進諂和順談笑傾其座人惟君在則汗流氣塞終席不能出一語其幾於寬而栗者耶君生於順治壬辰歲十一月卒於康熙己丑歲十二月年五十有八娶宋氏不孕又娶劉氏側室潘氏劉氏生二子一女長子世久仕至王府親軍校授奉政大夫次即常德丁未科進士見充八旗志書纂修官余同任纂修事故知君為詳君奇節偉行嘖嘖在人口其小者皆足以含跨古獨行不能備書也書其大者表於墓以徵國家風化之盛以明人心之良雖後世無殊於三代俾世之偷末者知所振厲而習文而行不至者亦內觀而知愧也

謁唐昭陵記　　林侗

豳岐豐鎬周之所都秦咸陽漢隋唐長安百里之內王者更居惟雍首九州其襟帶河山固宜為神聖所奠宅千百年來代屢易廟社毀而陵寢未湮靈爽斯在尤百世下所瞻仰而流連者也若夫恩洽意遠典備規宏則有唐昭陵邈乎莫及已康熙庚子侗侍親令三原居秦數載往來諸帝陵下因得按籍而記之獨詳於昭陵者記為昭陵作也大抵昭陵去長安近而畢原之有陵則自文王始在今咸陽北十五里後數武即武王陵稍西南三里成王陵稍東南三里康王陵嘗聞説者謂文王以兩膝抱孫而以背負子其制度出於周公似有然者秦始皇陵在臨潼縣東驪山雖發於項王牧子之手其高五十丈則不能削而平之也漢陵多在畢原之上蓋長安城南八十里為終南山不可以陵為其北向也惟城北五十里渡渭為畢原原南北三十里東西三百餘里亦謂之畢陌首起興平為始平原中咸陽為畢原尾入高陵為鹿苑原如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昭帝平陵元帝渭陵則皆在咸陽東即文陵之東也陽陵則屬高陵如武帝茂陵成帝延陵哀帝義陵皆在咸陽西即文陵之西也茂陵則屬興平皆面終南以渭為帶漢陵去長安遠者不及百里北至畢原而止兼王侯將相松楸在焉唐興不可以復置陵矣於是從畢原北渡涇又八

十里為三原縣之白鹿原作高祖獻陵其後敬宗莊陵武宗端陵皆在白鹿原上甲辰秋侗自三原遊西夏從涇陽王橋頭西渡涇則九嵕山巍然在目昭陵因中峰作元宮高百仞記所云架閣以入棺者是也蓋地脉從崆峒來涇環其後而出其東仲山嵯峨東障焉渭遶其前岐山梁山西峙焉其南則終南太乙天外列屏封內周迴百二十里陪葬諸王妃主勳舊蕃將凡百六十餘人東西班列棊布有序所稱丞相冢者乃魏文貞公墓也文皇御製碑仆地且無文字矣英衛二公詔準漢衛霍故事起冢象陰山鐵山以旌殊功土人呼為上下三冢謂冢有三峰也他如諸蕃君長突厥頡利諸可汗及高昌林邑諸王擒伏歸降者咸刻石肖其狀貌背刻其所授大將軍諸名號或仍其國王之稱凡十四人拱立於享廟之前皆深眼大鼻弓刀雜佩壯哉誠異觀矣北闕之下六石駿如生摩其鬣讀其銘什伐赤拳毛騧固太宗嚋昔之所乘而有功者也當時百六十冢皆有穹碑夾以蒼松翠柏長楊巨槐下宮寢殿與表裏山河相為映帶其規制豈塊然一坏者所得並哉朱梁盜掘之後再歷千載今惟阡陌縱橫而已侗摳衣下馬遍拜諸墳塋有此若崇山陂陀斷續如英衛二公之冢者有巉峭如懸崖絕壁不可攀躋者有頂平如磐坐可百餘人者有下方上銳漸削如浮圖者有如臺者有如壘者有剗其半以為田者有僅存如堵牆者有芒然無

可形似。僅有碑及石獸可見者。有墓無而碑亦無。祇有石獸草中者。瞻望不暇。冬從塞下歸。復盡一日之力。尚未遍。及明年春。因命工摹搨諸碑之僅存者。得文昭文獻英衛十六碑。並昭陵駿馬諸圖記。其墓之無存者固多。不但碑也。夫周秦漢甸人生未易至其地。且於巍巍九嵕。又得親睹夫貞觀君臣死生同歸之誼。深感夫際會之隆也。而一代王侯將相之謨猷。於殘碑斷碣中有徵焉。詎非幸歟。因為之記。

來齋金石考畧自序

秦人謂古長安墨洞。可與太華三峰爭奇。不知曲阜闕里之金石。亦與泰山天門並峙。第岐陽石鼓。既入成均。而詛楚湫文。亦入宣和御府。則周秦石跡留在關內者蓋寡矣。西京碑版未興。惠帝以四皓有翼贊功。其歿也為之製文立碑。此後世人臣表墓之始。建武都雒以後。聲名文物。悉在中州。逮乎延熹中平之際。士矜名節。生有里巷之譽。死有碑碣之樹。蔡中郎為郭有道書碑。人服其當。書石經於鴻都門。觀者日數千人。今尚有隻字片石存乎。然則人何必盡有道。書何必盡中郎。所謂文章至東西京。字至魏晉。皆足以垂不朽。況晉字願出於漢者也。臨河者不知發源於星宿。不免有望洋之嘆。第時代既遠。古跡易湮。毀於兵燹。壞於收豎。與夫湮滅於荒墟陵谷之間。何可勝道。又或如歐陽公所云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者。且往往皆是。趙明

識金石錄二千卷。漢僅十之一。歐陽集古錄纔三之一耳。楊用修金石文多出於洪丞相之隸釋。版本雖在。碑石亡者已過半矣。近代如都元敬王元美趙子函。皆有嗜古之癖。其所收錄亦只十數。是知穹壤之內。神物有數。未易以強求也。侗庚子歲侍家大人令三原。居秦五載。摹搨唐宋名蹟二百餘種。惟以不得一漢石為恨。後獲甘泉宮瓦於淳化山中。篆文曰長生未央。嗣秦友復以郃陽令曹君碑見遺。斯時篋中方有二漢跡。乙巳秋。家大人擢守開州。為衛東境。去魯不遠。丁未初夏。同行子叔至闕里。仰瞻聖居。逡巡遊廟廷。因摹得古碑幾三十種。為漢者五。五鳳石刻。乙瑛。史晨。韓敕。孔宙是也。為魏者一。黃初封孔祀者是也。次日謁孔林。又得治書御史博陵太守二漢碑於叢棘中。歸過濟州。遊學宮。則北海相。郎中。司隸。執金吾。尉氏五碑在焉。復摹之而歸。是行也。凡得漢碑十二。魏碑一。舉平昔所願望而不得。一旦盡入行篋中。十餘年來。家大人謝病歸里。旋遭變亂。書房數椽。燹於戎馬。借棲蝸室中。己未春偶得漢蕩陰令張遷碑於故家。因重繙舊篋。集漢魏書帖。凡十六碑。手自裝潢。閱月而成卷帖。列為十冊。護以名木。夫蒼頡古文。一變而為篆籀。再變而為佐隸。魏晉以降。羲獻遂為後世宗工。今人殫精竭思。求其跡而不可得見。則溯而上之。欲覩漢氏之典型。而彷彿其萬一。豈不難哉。予以曩日遊於燕趙秦晉之郊。攜善搨工及楮墨

以從遇片石隻字親為拂拭摹搨故所收石蹟頗無遺憾若漢與魏惟此十數多在洙泗之間豈非文明奧土斯文在茲類有鬼神呵護穹碑螭碣有不可泯滅者歟今者河山迢遞交遊半凋回首昔遊杳若往事恐金石之堅有時而泐循覽斯集竊謂於山見泰華之高於水見河海之深而於書見漢魏之文也不亦洋洋大觀矣哉

書山陰王侍郎傳後

余懋杞

嗚呼此吾鄉王山陰傳也山陰文章氣節與蘇文忠等文忠為元祐黨人以口舌詩文得禍放逐海外僅獲生還山陰當逆閹煽禍流毒士大夫之日好豎牙頰以敵小人期少助東林之氣而中傷者蠭起屢仕屢躓位不副才及乎晚節國事糜爛不可收拾江東一丸建小朝廷蒲輪再返始拜宗伯之命垂白老成枕戈泣血一死以謝先皇其亦可哀也已余惟文忠嫉惡甚嚴而終身與程正叔忤諸詞致隙君子惜之山陰救護正人不遺餘力而微文諷刺託為淳于東方之說卒犯羣邪之怒其不遭廠衛之毒者幾何乎薑桂之性老而愈辣諫書檄草仲布大義馬士英等舌吐膽落嗚呼此豈僅以嬉笑怒駡為文章乎運丁陽九國社再屋噫噫之夫不可作矣夢夢之天不可問矣採薇之名爭光日月又際不諱之　盛朝賢子孫得以顯其先人於是華亭蔣侍御為之傳既詳且核行將上史館藏家乘而余公鄉後進也幼習公文章節義慕其為人今年季冬來陽山獲讀是傳喜大節遠播得與文忠相頡頏而知天下後世不復以文人學士目之也

鄭澹居先生傳

越有隱君子曰澹居先生高曾祖父奕葉光顯有聲先朝郡中推為甲族先生獨恂

恂儒雅不啻單素少負雋才功名可引手致其朋儕皆取科第躋膴仕先生獨早棄科舉之學一意以模遹為樂視人世勢利營進泊如也先生賦性坦易不自崖異處稠人中皆以為可親豪於酒遇飲輒醉春秋佳日喜出遊所至主人觴焉輒留未嘗拒先生工書吾郡自徐青藤王諟菴以書法名海內先生起而繼之幾與之埒求書者踵至先生皆無所靳凡士大夫名園甲第高樓曲榭必以先生書與琴樽彝鼎相錯扉窗几案醉墨淋漓獲之若珍寶故知與不知咸熟其姓名或疑其為詩酒名士而先生非其倫也先生嘗隻身遊京師泥飲數月而歸不交一客不謁一顯要亦未嘗間出其書示人先生故工詩在王孟之間未嘗自言興至有求書者間書以予之不誌姓氏讀者疑之謂出於唐人久而詢之則先生句也方先生遊京師時　朝廷開館閣招四方文學士繕緝祕書於是四方文學之士雲集京師皆思以其技自獻幸為主者所錄陞恩異數幾出制科右先生苟欲於此時干進彈指石渠金馬矣而先生浩然襆被以歸戚友叩其故漫應曰吾不忘紹興家釀耳嗟乎非隱君子能若是乎先生生二歲而孤孝事寡母處兄弟怡怡無間言撫姪若子與朋友交然諾不渝家素裕不事生產漸替未嘗妄干人諸子姓皆能讀父書世其家先生狀貌不逾中人而議論穎發諧謔出中常傾四座善奕碁年六十有九而精神不衰

余懋杞曰先生與家大人為莫逆交家大人每聞其言輒歎其名儁家大人性不飲先生至輒置酒極歡杞為童子時先生見所為課業輒許為大器今年孟冬命工圖小照欲屬杞為傳杞以不文辭不許猶憶異日先生鏤一小牙章向沽酒取飲文曰酒中仙嗟乎酒耶仙耶是則先生而已矣

安城楊公傳略

安城楊公故山陰處士也父蕃明鎮江副總兵官生四子長即公少喜讀書任俠年十七為諸生思陵末造天下多故慨然有濟世志與里中高才生及四方豪俊交名日起然坐是流離絕域數十年而歿始公與宋伯虎吳佩遠魏雪竇遊奴視顯要士士亦莫之敢近及伯虎死佩遠入滇雪竇為怨家所搆稱與張煌言交通罪不宥詞連長興錢允武允武妻貸千金屬公營救書為邏者所獲嚴拷允武索公甚急允武死不承公遣人謂允武曰吾名在牘詎能免我出則君冤自白毋自苦也遂詣獄具魏錢坐死公流甯古塔康熙壬寅仲冬也時大雪出塞膚肉凍結耳鼻手指觸物輒墮過混同江入那木色齋喬木夾道蔽日月老根穿裂石罅冰雪灌穢馬行輒踣豺虎咆哮白晝嘯呼徹山谷同行者慟哭惴惴不免公獨周覽山川險阨歷書所見作詩歌紀其事不異平日明年仲春抵甯古塔為金元上京會甯府地近冷山五國

城距京城三千里矣。土人及駐防將士皆樸魯。衣魚皮。漢人以罪至者。多依為生。備使之。公至。獨為屋以居。入山伐木。壘土石為炕。皆身自擘畫。土人初奇公狀貌。至是益服其才。公稍出漢物與市。土人貴漢物。爭出裘粟來易。遂約漢人共貫。裘粟漸饒。土人既仰給於貫。不敢輕漢人矣。公曰。未也。尚不知禮教。於是教之讀書。崇退讓。躬自養老撫孤。贖官奴婢。同難蕭山李兼汝。蘇州書賈朱方初。沐黔國忠顧弟忠禎。皆廩焉。贖朱大典孫婦劉振英。河南李天然。及其弟諸生希舜夫婦。湖廣衛守備王某。皆罪隸也。凡貧不能舉火。及婚喪者。公為倡率周之。富人感其義。爭助公。以不與為恥。曰吾不可以見楊長者。公居甯古塔數十年。安其俗。會奉巴將軍檄。綠水師混同江禦俄羅斯。移家小烏喇。既而罷歸。性至孝。母喪年餘。訃至。哀毀骨立。啜粥杜門三年。子賓出塞省公。公年六十八。鬚髮未半白。善飯。步履如飛。鐙下能小楷。語至夜分。以為常。賓歸訟冤　闕下。　南巡復叩　閽請以身子代戍。衛士箠之幾斃。卒格不行。公竟歿戍所。康熙辛未季冬也。年七十。公黑而長。脩髯偉幹。見者畏之。娶范氏。公出塞例僉妻行。或請代。范夫人毅然不可。三子賓寶寵。皆夫人出。公歿不得反葬。賓寶泣請兩曹幾二載。憐而許之。夫人扶柩入關。土漢送者哭聲填路。公初名春華。字友聲。出塞更名越。號安城。其所居鄉也。公仲弟某官總兵。公得罪後。事母撫子女成

立俾無南顧憂三子皆有聞竇尤賢

逸史曰自公出塞鄉里以為諱予兒時稍聞長者道其一二軼事日久漸遺忘欲為之傳恨未悉始末來都下見狀及銘多敘出塞後事計公出塞年已四十豈四十以前竟碌碌無奇耶觀公始禍處患難不媿古人而四十以前事竟無足記抑作者不忍言姑闕之耶公瀕行語竇曰汝讀書嗚呼可以知其志矣

重刊夏忠靖集序

趙熊詔

士君子經世之學。必其所見者大。而後極天下艱鉅非常之事。集於其躬。可以從容應之而不亂。而其發為言也。亦皆本乎至性。形諸至情。粹然儒者之言。不假雕琢而自得乎風人之旨。故其人傳。其文亦傳。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蓋言者心之聲。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勝代名卿賢相。楚產最盛。而君臣相得。直追都俞喜起之風。功名始終。無毫髮遺憾者。惟夏忠靖劉忠宣兩公有焉。忠靖籍湘陰。忠宣籍華容。地之相去不遠也。忠宣在孝廟時。軍國大事。悉諮議而後行。言聽計從。得君矣而未及相。忠靖歷事四朝。職雖農部。實兼九卿之任。仁廟時進少保。宣宗時復念公春秋高。俾輟部務。專論道左右。則隱然畀立之意也。余嘗訪二公遺集不可得。嗣得宗宣遺稿於其裔孫學垣孝廉。迺抄本未授梓。寥寥不數篇。存什一於千百而已。既而湘陰學博詹孝廉。以重刊忠靖集。請序於余。余喜若獲拱璧。受而卒讀。如見公之為人。因歎公立朝幾四十年。器量宏遠。而遇事能斷。鎮定不撓。雖賁育無以奪之。蓋其為國為民所見者大。而不在區區利害得失間也。公之輔監國。治水患。大績具在史策。弗暇更僕數。觀其進言於君。將順匡救。不為激直之詞。似乎以柔克者。然奉命拜西域法王。竟長揖不屈。及諫北征。受命整邊儲。尋遣錦衣召還。趣行甚急。公徐徐俟治粟畢方

行至御前極言宜修內治。不當勤遠略。歷數古今成敗。持論侃侃不少變。又何其強哉。矯也。當是時。國家方繁費動以億萬計。公盡心理財。一切調度無弗給者。嘗取天下賦役糧儲之數。書小帖置袖中。及顧問。縷縷條對不失銖黍。至其治水東南也。有言水退田淤。可召民佃耕以益國用者。詔問公。公以民疲已甚。不堪重役。亟馳奏之。事得寢。嗚呼。非深識遠謀。不為利害得失所動搖者。惡能若是。士不可以不宏毅。如公者可謂宏與毅兼之矣。所著詩文。樸而雅。莊而溫。天真爛漫。辭達而止。顧其忠君愛國仁民利物之意。已洋溢楮墨間。有德者之言。宜其然也。抑公尤篤於孝友。母太夫人歿。公方坐繫。仁宗即位。急出公。令視事。泣請終喪。疏十餘上不允。嘗夜哭。聲徹廳事間兼食兩俸。任其季弟取之。不復問。每有賜物。必捧而泣。痛太夫人之不及見也。必以分遺兩弟。故集中思親寄弟諸詩。尤悱惻動人。然則公之德被生民。功施社稷。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磐石之安。皆其天性過人。立本以致用者也。而士君子有志於不朽之業者。本之不立。遑問立德立功與立言哉。余既景仰公之為人。而復嘉學博之能網羅舊聞。表章先哲也。為書數言於簡端。庶幾後之君子。覽觀而興起焉。

安忠烈公遺詩序

蔡世遠

吾蔡在閩。多理學節義之士。明季流寇之亂。捐軀殉節者。四川威茂道忠愍公諱肱。明長沙司李忠烈公諱道憲。其最烈且著者也。雍正十年。表弟陳君炬亭令長沙。即忠烈公之死所也。彙刻公遺詩。合前後輓詩都為一集。世遠讀之。不禁憮然三歎也。當獻賊之破武昌下襄陽而窺長沙也。撫藩監司以奉吉藩為名。相繼遁衡州。時次守入覲。公攝行守事。練兵措餉。為死守計。賊知公愛百姓。曰不降吾且屠長沙。公泣曰。甯殺我。無殺百姓。即手刃乘城者數十人。賊駭而退。總兵官尹先民陰送款於賊。與戰詐潰。長驅逼城。公急出百姓十餘萬戶。以孫城自誓。城破被執。脅公降。公怒罵不屈。使先民說公。公罵曰。恨不斬汝萬段。手批先民。先民羞走。賊擲刃揕公胸。血濺賊首。仆地。賊膽落。以刃加頸。公揚眉舉足自若。賊斷公足。裂其眉。截其兩手。罵益烈。鉤舌毀齒。抉眼劓鼻。寸磔以死。先是公被執時。有役九人從公不去。賊先殺其五人以懼公。公不為動。公既死。次及淩國俊。國俊者。九人之一也。國俊曰。俟我葬吾主後受戮。賊許之。國俊枕尸呼天大哭。解衣裹肉骨。葬之城南醴陵坡。還詣賊。賊義而釋之。國俊曰。是我藉義名以偷生也。遂自經死。事聞。贈太僕。諡忠烈。廟祀勿替。兵使者堵公引錫為衣冠改葬。籍諸紳士從逆者產。為公祠田。吾鄉倪君康年令善化。倡新

公祠。復祠田之被侵沒者。撫軍丁公學孔趙公申喬相繼表墓。釐祠事。以國殤從祀公。以名進士起家。死時年方二十有九。所爲詩。清幽峻潔。凜凜皜皜。如其人。嗚呼。自古國家多難。搶攘急迫之時。豈無賣國求降。偷以全軀身躋顯秩者。顧其後世子孫以爲榮乎否乎。即其鄉之人以爲榮乎否乎。引而近之乎。推而遠之乎。公死已近百年。而凡官斯土居斯地者。莫不憑弔噓唏。感仰而不能自禁。況於譜系之末。梓桑之舊乎。忠愍公之死。緣松藩鎮帥朱化龍內叛。脅降。凡弟妻子家衆死者三十二人。公之死因尹先民款賊。忠義所激。感及從役。豈不長垂天壤乎。淩國俊一徒隸耳。一旦舍生取義。遂使官紳兆姓瞻拜敬慕。歷千百年而不衰。然則偷生者貴乎。義死者貴乎。讀斯詩者。可以慨然奮矣。

別有天記

別有天。在梁山下邑治南十里許。湮沒者久矣。甲寅之亂。先王父避居梁麓。乙卯始得之。初入有潭。潭上蓋以大石。旁二石夾而起。附於潭。分其半覆之。瀾漪瀠洄。儲蓄膏渟。水聲動則羣魚畢集。可垂短竿釣。天陰似有物憑其中。疑爲龍。故名蟄龍潭。從潭上行五六十步。峭壁嶄巖。右方有石突起。廣且平。旁夾兩流。宜於亭。因預名之曰夾流亭。復南行二十餘步爲戴石閣。閣中可坐三四人。從閣折而東。有泉流斜石似

瀑布。其下有石井。深不可測。從石井西屈曲上。有水從空中噴薄而下。是爲噴珠池。坐其上。穿流北眺。城郭煙村。豁然指顧。聞階而下。若堂若舖。几席若由閣與登樓所謂大洞天也。由洞中央上。奧幽螺虬。日影參差下漏。行少盡。天氣朗麗。光耀金石矗列。闢其一。下有石。坐可數十人。其左方即琉璃洞。從蟄龍潭至琉璃洞。約八九百步。其中闢二。洞二。小池一。池連洞者二。石似門者三。泉滴於石。不絕若綫者一。石壁磊碍戴草者二。遊必半日方竟。康熙辛巳五月十七日記。

朱貞女傳

節孝朱貞女。江西高安人。今冢宰公軾之長女。少司空李公鳳翥之冢婦也。李公子家駒。實聘貞女。未娶而歿云。貞女幼惡華。綵服加身。輒驚啼。稍長。或以絳總其髮。捫得輒擲之地。酷嗜書。夜偕妹挑鐙。繹誦不輟。通四書小學周易毛氏詩禮記旁及史漢。八歲。動止言笑必以禮。不失尺寸。王父母父母絕愛憐之。時顧而太息曰。惜女子也。男也將亢吾宗矣。性至孝。以曲禮內則爲的。膳飲必躬進。父母食必侍立。比徹乃去。膳少減。即惶怖憂形於色。暮必手整父母衾席。出立戶外。俟臥乃休。晨立戶外問安否。起乃入事諸母。咸得其歡。然當女伴宴笑晞。聞貞女至。則寂肅斂容。諸弟或嬉戲相訾謷。戒勿使知。或紿之曰。至矣。則皆走。然貞女和愉婉娩。實不知何以見憚也。

冢宰視學秦中。陳夫人歸卒於途。貞女痛絕復蘇。泣血三年。黽勉理家政。撫教弟妹。勤且周。如陳夫人在日。歲辛卯。李公子登賢書。未幾以疾卒。訃至。家人秘之。貞女涕涔涔下曰。何等訃也。不使吾知者。吾知之矣。飲泣不食者三日。王母冷夫人喻其意。謂曰。吾知若志。顧爾知禮者。獨不俟爾父命乎。貞女慢然起謝。復治食。冢宰歸自秦。貞女恐傷父心。承歡若平日。越半載。乃申前說曰。兒不能常侍膝下矣。冢宰以常理譬曉。貞女哽咽曰。大人良愛我。兒志決矣。三日不食。不得已許之。旋進請曰。行矣。將何服而可。冢宰曰。於禮無之。爾裁之以義。遂以常服行。登舟乃持服。李氏聞貞女至。舉家白衣冠號慟出迎。聲震地。鄰里皆雪涕。貞女從容謁祖姑暨舅姑如儀。適夜次一慟幾絕。衆皆雨泣。莫能仰視。廟見後。執婦禮甚備。事兩世姑嫜。猶在家事王父母父母也。家人間往視之。則曰。歸語大人。兒無苦也。百年瞬息。未亡人待盡而已矣。祖姑熊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三月。比卒。李公致書冢宰曰。我羈京師。不能終侍吾母。賴冢婦盡孝。君女也。刻骨難忘矣。時薦紳士大夫。爭傳貞女事。當道欲旌其室。貞女聞之。請於姑。達之李公。移書峻拒乃止。且書告冢宰曰。兒事非中道。自行所志而已。脫以名加之。兒滋戚矣。已而不拾掌血。冢宰曰。何自苦乃爾。對曰。偶不喜耳。然以是終其身。冢宰自撫浙後入掌西臺。李公亦官京師。貞女往來兩家。每見內外臧獲。厖

飭勤肅。即不問。知貞女至也。亡何。冢宰丁外艱。時以西陲用兵。
先帝方眷倚。畢詔奪情。再疏請終制。辭指懇激。賓友勸阻萬端。貞女流涕曰。大人不
得歸。雖官柱國。年上壽。猶無與耳。彼姑息之愛。非所以全我父也。
聖主必鑒吾父之誠矣。累疏卒得歸。甲辰元日。鄰人不戒於火。延燒百數家。勢甚烈。
家衆倉皇遷避。貞女端坐室中曰。死吾分也。吾豈嘈雜奔走。避火求生者。衆惶駭莫
措。追熊夫人破戶入。持出之。火遂息。是夏之季。冢宰聞仲弟訃。慟甚。嘔血不止。貞女
歸省。私泣達旦。以是得寒疾。不令父及翁姑知。又不肯醫藥。曰吾女子也。吾手何可
令醫人診視。冢宰諭之。輒云無疾以解。弟戶部員外郎必諧。孝廉堪。泣請之。貞女笑
曰。我豈畏死者。當死。必不於醫人指下生也。死之前三日。謂兩弟曰。吾何求哉。吾事
畢矣。但恨不得終事吾父及翁姑。吾父及翁姑。反以我死爲痛耳。又曰。我一生未嘗
有寸金尺帛。加吾身者。死無負我。既卒。弟堪以喪歸。合厝於李公子之殯宮。時雍正
二年甲辰十月六日也。年三十有四歲。
論曰。閨門王化之始也。余觀朱貞女事可風焉。昔孔子作春秋。於婦人女子中。有褒
義守節。始終不回者。未嘗不大書特書。屢書而不一書也。隱公七年。書叔姬歸於紀。
何休曰。叔姬。伯姬之媵也。媵賤書者。終有賢行。能處約。全婦道。故重錄之。迨紀季以

酅入於齊。紀侯大去其國。紀侯卒。書曰。紀叔姬歸於酅。啖助曰。稱紀。言紀之婦也。書歸善叔姬之全婦道也。又書紀叔姬卒。葬紀叔姬。賢叔姬皆以夫人之義書之也。成公九年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公羊曰。納幣不書。何以書。錄伯姬也。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公羊曰。致女何以書。錄伯姬也。又書曰。伯姬歸於宋。晉人來媵。衛人來媵。齊人來媵。公羊曰。來媵不書。何以書。錄伯姬也。至襄三十年。書曰。宋災。宋伯姬卒。叔弓如宋葬宋伯姬。蓋是時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在。宵不下堂。傅至矣。保未至也。逮乎火而死。胡安定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王樵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一下堂而此足之失不可悔也。故甯守義而死也。今朱貞女之事。可謂兼二姬而有之矣。叔姬以媵而秉節不回。喪滅之後。歸酅以奉嗣祀。春秋貴之。貞女未婚而守節。勤家盡孝。以全婦道。獨不爲春秋之所貴乎。伯姬以成九年歸宋。成十五年宋共公卒。又越三十四年而死於火。是時子平公立三十三年矣。六十老婦。猶守保傅之義。逮火以死。此其事正與貞女合。特大息不死異耳。其疾篤不使醫者診視。則事異而迹同也。左氏以共姬女而不婦。劉原父非之。以爲恒其德貞。婦道之至者。余謂貞女雖歸夫家。猶女子也。即以左氏之義揆之。伯姬之死。過而正者也。貞女之死。正而非過者也。余故曰。兼二姬而有之也。君子

之道過於厚。小人之道失於薄。不以已之可以偷生而失天下之常義。憂惡死亡。造次顛沛不一動其心。非安於性命者能之乎。在天則與日月爭光。在人則爲女中夷齊。此皆　聖化之所涵濡。河嶽之所鬱積。朱李二家。又豈得私而有之乎。夫道造端於夫婦。家人睽必始於婦人。易曰。正家而天下定。言正之必始婦人也。禮曰。禮始於謹夫婦。所以附遠厚別也。言別之厚者。禮之至也。思齊之詩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思齊。敬也。思媚。和也。能敬且和。起化之本也。貞女不徒以奇節見。其和愉誠孝。雖肅宜家。有古人所難者。以此坊民。猶有婦姑娣姒之間。挾私財。爭小忿。以衰其良。決其閑者乎。余聞貞女讀書能知大義。設誠致行。故其節孝章章如此。今世之士。乃有終日咿唔。徒以課文藝取世資。雖讀聖賢書。漫不知所學何事。至有背而馳之。弗恤者。異日得志。又烏能守道愛君。敬身勤民。爲國家有用之學哉。此又余平日所苦口疾呼。不禁因貞女發其蒙也。嗚呼。人固不可以不學哉。

盧孝子墓表

浙之東有盧孝子焉。諱必陞。字寀臣。號玉茗。世居姚江。後遷山陰。祖諱模。生子五人。長諱芳。字南江。孝子之本生父也。次諱茂。字懷江。無子。以孝子嗣焉。孝子始生時。祖母張太君病甚。本生母朱孺人禱天自代。是夕夢神益算。并賜爾孫。及覺而生孝子。

少時知孝敬。有異敏。嘗從學舍歸。懷江公以新學生屬對。即應聲曰。古君子。懷江公大奇之。九歲。南江公病。思得蟛蜞。知孝子潛攜一筐。採沙口。為風潮所沒。得漁者救以竹筏。筐終不釋手。而蟛蜞滿貯。甲申之難。流賊未殄。懷江公負俠氣。常仗劍獨行。不知所往。孝子聞即奔覓諸暨山中。晝備林箐。隱夜則崎嶇匍伏而行。失道投僻路。伏屍枕藉。踐跣疾奔。兩足為沙石所嚙。血縷縷漬地。行跡皆赤。遇一山僧憐之。挾與俱。遇虎匿高樹。大呼山神救我。虎竟去。閱數月。得奉父以歸。壬子土寇竊發。懷江公陷賊營。孝子匍匐探其穴。贖以金不應。繞岸哭三晝夜不絕聲。賊感動。為引至父前。時賊首毛袁二人。欲得懷江公降。脅以刃不從。斬所俘者以示。又不從。賊怒拔刃環向。刃欲下數次。孝子冒刃。叩頭血流。大呼乞命。忽狂風四起。大雨如注。舟幾覆。凶黨震駭。乃得釋。時賊中有倪姓者。聞而歎曰。真孝子也。乘間送之。孝子既奉父生還。逆知賊之必追己也。即遣人馳報張太君。盡室以行。明旦賊果追之不及。遂至九墩大索。縱火而去。懷江公既被重傷。病日臻。孝子亦改面失音。恐貽父憂。雖嘔血弗以告。日夜侍臥側。以兩手摹患處。懷江公歎曰。人摹我痛。痛在我身。汝摹我痛。痛如在汝身。其誠孝所感類如此。先是孝子為繼時。懷江公有妾。忌分其貲。百計傾之。孝子處之泰然。至是奉徐孺人命往雲間。舟過石門。盜擊之垂死。盜曰。爾死毋我讐。我奉某

命來也孝子佯死盜縛而投之水中遇富陽丈姓者救之得免人或勸之訟於官孝子泣曰吾自出繼以來蒙吾母恩育十有餘年且母只此一女故不忍以女故傷母心上書徐孺人前自謝不謹被盜不及其他徐孺人亟召之歸母子相孝愛如初以康熙丙戌七月卒年七十有四配李氏以賢孝聞子四賢需次州同宏道主簿堅浙江開化訓導敘山西平陽府照磨孫男戢人雍正二年浙江巡撫李公請旌於朝禮部上其報　詔發帑金建坊入忠孝祠葬之日侍講吳門習君既誌而銘之漳浦蔡世遠表於其墓曰古之論仁孝者必歷之造次顛沛患難死生之交而純摯乃見西銘言仁孝之書也因舜而及申生伯奇推之至於無所逃而後仁體孝心膠結呈露孝子覓父於崎嶇險阻叢山密箐之中入賊巢脫父於鋒刃鼎鑊之下出萬死一生不顧可謂難矣迨嗣父已沒女忌其分貲使賊之中道得不死嗣母徐氏未必深責女也乃能致孝始終纖微無介其至性尤有大過人者哉

傳介子馮奉世陳湯班超論

劉彬

傳介子馮奉世陳湯班超四人。其事大畧相同。然功罪各異。而優劣亦可見矣。介子奉使。本有令責樓蘭之詔。使介子當樓蘭初謝服時。即執其王數其罪斬之。既足以振國威。又無詭誘之醜。于中國無損也。雖有擅殺之罪。其功自不可掩。乃彼已謝服釋歸。則於法不當殺。而復以利誘殺之。司馬君實以爲賊盜之舉。信矣。詭而不來。或刺而不中。遺大漢之恥。結樓蘭之怨。示諸國以不信。霍光無學。固不慮此。幸而介子所事獲濟。亦秖曰僅不辱命耳。何功之有。後人輒目以爲奇功。是將指行險徼倖以貪功者爲奇哉。義陽之封。何其隆也。馮奉世持節送諸國客。適除莎車呼屠徵自立叛漢。此於法當殺也。奉世輒以節發兵。不旋踵擊斬之。非無功也。而矯制之罪。不能辭矣。若陳湯則有可原者。是時也。甘延壽爲西域都護。湯爲副都尉。郅支殺漢使谷吉。既又遣使三輩。郅支皆困辱不奉詔。其罪在莎車上。此而不討。而誰之討。討之者。非延壽與湯之責與。湯初謀之延壽。懼朝議不從。湯遂乘延壽病。矯制發諸國兵。並屯田吏士。乘城而入。斬郅支首。送之京師。內壯國威。外慴諸國之膽。而不煩一卒不費斗糧。如劉向所云。其功視貳師奚啻百之耶。夫湯與延壽同爲邊將。請焉而後動。理之正也。然請則不從。湯固料之。坐失事機。良深可惜。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而況湯身爲邊將任外閫之責者乎是則湯之矯制矯之可原者也班超以一介之使深入虎口乃能先機決策襲殺北使鄯善舉國震怖納之内郷視奉世與湯功尤偉且其後勳名事業爛然史册奉世與湯瞠乎後矣故介子雖非矯而失之不正也奉世與湯可以矯而矯也班超無庸于矯也跅弛之士破拘攣之見出非常之計爲人所不能爲爲人所不敢爲以立非常之功居其前者信陵君竊符救趙居其後者虞允文調兵禦虜而信陵爲已伸私情允文爲國釋大敵優劣又自有別若就此數子而論則班超尚矣次則奉世與湯真奇功也介子何奇哉雖然亦非庸庸者流之可望也若甘延壽所謂因人成事者耳而封侯居湯右幸矣哉

尹德毅論

出一語而關乎國家之成敗發一策而繫乎宗社之安危此天下之大計惟上智之才能斷而行之雖濟否在乎天而行否實在乎人吾嘗因尹德毅勸梁王詧之謀深惜詧之庸且懦也當是時逆景已誅方智未立今又新破江陵蕭繹被殺梁國無主矣陳霸先王僧辯雖跧伏于建康猶爲梁臣詧欲復故土恢舊業不于此時而更何待焉不可失之機也若用德毅之言盡殄魏諸將殲其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

之。然後朝服濟江。入踐大位。晷刻之間。大功可立。策非不善。詧方以魏待我。厚徘徊不忍。此真德毅所謂匹夫之行。既而後悔。作賦自悼。抱恨以殁。何嗟及矣。夫德毅之心。即姜維之心。而難易微有不同。方蜀都既覆。在蜀者惟鍾鄧為難制。幸而艾就檻車。會反已決。因勸會盡殺北來諸將。此維之心。亦會之心也。維密表後主云。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壯哉其志。天苟存漢。維必不死。殺諸將因殺會。復漢業于已墜。反掌間耳。蓋因會之反就會。已殺會。土地人民。猶我故物。故其勢甚易也。若德毅之時。魏以于謹宇文護為將。擁方勝之兵。壓境而處。諸將且未易盡殺。眾兵亦未易盡阬。萬有一失。禍不旋踵。是惟雄才上智。如漢高光武唐太宗輩。抑或貪暴殘忍。如白起項羽曹操輩。始能果殺疾行。以成必濟之功。若蕭詧中林。必不能出于此。故其勢較難也。夫姜維之計。可行而方行而先死者天也。德毅之計。可行而不敢行者亦天也。而吾不謂之天矣。是時之策。有不必出于殺將坑兵者在。抑為其次者。則當勸梁王明言以告于魏將曰。下國不德。骨肉相殘。幸藉上國寵靈。雪我之怨。死且不朽。惟是江東。我之舊業。先皇宗廟所在。而蕭氏不絕之系。惟于小子。今願憑仗軍威。復我疆土。修我寢廟。興滅繼絕。視此舉矣。以梁之故主。收梁之故業。諸將必許。于是留魏軍暫駐荊州。以助聲援。而自帥將卒。來勢疾趨。順流

東下。陳霸先且欲立方智者。嘗有見謷而不俯首聽命乎。江東基業。談笑復之耳。是亦其次。乃德毅不再計及于此。答亦無意恢復。坐失事機。終于不振。惜哉。

宋不取十六州論

興師大事也。復地大計也。勞心積慮以圖之。尚恐無成。未有無意爲之而能成者。燕雲十六州。自石敬瑭陷于契丹。歷宋藝祖至徽宗。凡七君百有餘年。終不能復者。非不能復也。無意于復也。何以見之。當藝祖之世。取吳取蜀取荆南取南漢取南唐兵無一日休。若吳越則無隙可乘。北漢則兵力不及。故姑置之。心固未嘗忘之也。至于十六州。匪特力有不及。蓋心實有所不在。一若爲契丹所固有。並非中國之土地人民者。又嘗以幽燕地圖示趙普。但問取守之人。曾不議取守之計。已可知矣。李煜猶中國之君。江南猶中國之地。尚曰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契丹顧非他人乎。十六州之地。顧非卧榻乎。十六州之不復。實由藝祖始之耳。太宗繼立。使果有志于此。則當于取太原之後。練兵儲餉。預爲經畫。俟吾力充裕。然後乘隙而動。選宿帥如曹彬者。責以重任。誓以救民之心。敵雖狡悍。計其地較其人。不過中國十之一。其能當天下之全力乎。而太宗本無意于此也。及太原初定。乘勝妄進。先無預定之謀。適值强弩之末。躁動敗衄。將以視繼元者視契丹。驢車走免。幸矣。夫以南唐陰陰將暮之國。

藝祖猶圖之數年而後取況契丹之强數倍于李煜太宗之才遠劣於藝祖欲僥倖于一旦可乎既而大名關之敗又欲徑取幽州何太宗之屢輕于自動也若岐溝之敗論者歸咎于曹彬失律夫退師援糧兵家常事且彬身爲大帥數十年戰勝攻取素稱有將才者豈智于前而闇于後耶良由任以專閫則操縱得以竟其畧處以偏佐則進退因以重其尤偶有僨事遽爾召還致兩路之師皆覆乃太宗用兵輕率不能專任之過也又攷此二役一則因遼主引還一則因賀令圖父子上告倉猝妄舉皆非有決策于素日故李昉一言而引歸岐溝一敗而輒止豈真有復地之心哉由是遼兵屢犯復陷蔚州寰州掠邢州深州德州陷易州張洎建三鎮之策不用而宋琪李昉王禹偁之流倡爲修好講和之說如一大毒藥宋之君臣視爲珍饈異味累代因仍饜飫醉夢於此以自腐其肝肺以至于亡而卒不悟悲夫澶淵之役設非寇萊公廟謨制勝了此事于談笑樽俎閒則幸成都幸金陵張皇失措徽欽之禍早見于今日矣然是時敵氣已奪軍威方振寇準欲邀擊之使隻輪不返真宗且以厭兵聽和遣議歲幣矣高梁河之時勢不可乘也太宗以輕舉致敗澶淵之時勢可勝也真宗以畏懦失機迨和議一定南北通好而宋室積弱之勢成於此十六州終無可復之機決于此矣夫求和者契丹也反欲索幣許和者宋也反欲輸幣堂堂中夏若

君若臣。何北敵之不若也。當時朝議。方以息兵安民爲國家之利。曾不知疆土失不

能復。强敵畏不能制。歲歲輸幣爲國家之大患哉。偷目前之便安。昧久遠之重計。胡

相沿而不悟也。

防海

惠士奇

防海之法。莫詳于宋。有海軍。有海船。有海道。其海軍。則鎮江沿海水軍。江陰水軍。明州水軍。平江許浦水軍。建康靖安水軍。唐灣水軍。池州清溪鴈汊控海水軍。其海船則有刀魚多槳淩波海鰍水哨馬雙車得勝十棹大飛旗捉防沙平底水飛馬之名。其海道。則泰州石港壽春花靨通州料角崇明平江南北洋秀州金山明州向頭等鎮。蓋其大畧如此。而防海之法。則又有可得而詳者。大約荊湖之寇。負峒爲固。江浙之盜。憑海爲居。峒有溪谷之深。林箐崖壁之阻。往往仆巨材布渠荅以守。官軍攻之。阨則隈而入。高則緣而登。非踰時不得達。其人習險而善走。捷如猿猱。擒一竄百。非踰歲不得平。及官軍退。則又出而劫畧郡縣。殺戮居民。故荊湖常被其患。而海有風濤之險。颶風礮雲不測之虞。其人生長於水。而識習水性。踏浪如踏土。使船如使馬。乍東乍西。時聚時散。及其鉤致蕃舶。採取婆膩。則什伍爲羣。一呼而集。其行如鬼。非可跡而捕也。然巧于水而拙于陸。一登陸則成擒矣。故常覘舰覸望。陰結土人之姦黠者。而啗以利。使之刺探虛實。或陰遣其黨。役于官。賈于市。以爲內應。率常數歲一發。其患雖小於峒寇。而治之爲尤難。是以宋之治峒寇也。以賊攻賊。而治海寇也。以盜防盜。王居安知隆興府時。盜羅世傳李元勵嘯聚黑風峒。居安駐師廬陵。會元勵

俘賊以獻。居安厚賞之。衆皆悅。而世傳疑元勵貳己。遂交惡。未幾執元勵求降。而世傳亦死。峒寇平。此以賊攻賊之法也。沈作賓知平江府。兼制許浦水軍。郡有使臣。故海盜也。作賓使招其黨。既至慰勉之。賜衣糧器甲。得強勇千人。統以將。號曰義士。復募惡少千人。號曰壯士。輕捷善鬭倍官軍。由是海道不警。此以盜防盜之法也。人情愚惡則不及。圖利則過之。見利之在前。而不見患之在後。故有背鄉里。棄父母。捐妻子而從之者。然均是利也。此則有利而無患。彼則利一而患十。則其去彼而就此必也。且彼能以利啗之。而我獨不可以利用之乎。有司徒知貪之足以敗類也。于是鋤姦剷暴。操三尺以從事。而莫知暴可爲弱。姦能衛良。故盜常蔓延不絶。當略倣作賓之法。而貫其宿負者。以上官之吏。其不願者。則籍記而縱舍焉。因類推迹。盡招其餘。而擇魁健者爲爪牙。狙詐者爲耳目。鉤之以隱。則得其情。激之以賞。則得其力。開之以誠。則得其心。洗磨拔拭而用之。則彼且喜且懼。不敢爲非。而盡得賊中之要領。如此有不發。發則未嘗不備。而又何海盜之足慮。且海盜非天降而地出也。又非若猛獸居深山而龍蛇生大澤也。田横聚衆。高帝招之而來。赤子弄兵潢池。龔遂安之而散。況海島無田横。而潢池皆赤子。焉用淫刑以逞哉。

荒政議

荒政之弊有四。一曰勸分。二曰抑價。三曰遏糴。四曰行粥。古者千室之邑藏千鍾。萬室之邑藏萬鍾。是以勸富分貧。而食自給。且貯米於囷。一歲而陳。藏穀於廩。十年不敗。吳民爭旦夕之利。惟恐弗及。而莫有爲十年之計者。故江南無藏穀之家。有田數十頃。米數十囷。僅數萬家之一。分一家無以給數萬家。而一家先受其弊。富民貧之母也。病其母而不能活其子。亦何利之有焉。此荒政之弊一也。凡物多則輕。少則重。是以古之爲國者。多則斂之使重。少則散之使輕。未聞有抑價者。良以價不可抑而平也。江南既無藏穀。數十州之衆。咸仰食于商。則米商實爲民之司命。彼價重則至集。價輕則轉而之他。視利所趨。四方無擇也。抑價之令下。則米商以折閱而莫至。吾恐米益乏。價益騰。雖將使菽粟如珠玉。其誰能抑之。且抑之是教民爭也。桀黠之徒必有挾持憲令。起而强糴者。姦宄亦將嘯聚。飢民乘時搶奪。則盜賊四出。而莫可禦。此荒政之弊二也。菽粟之流於天下。猶血脈之流於一身。流則通。遏則塞。其理易曉。況一郡之儲有限。而天下之積無窮。不能通無窮之積。而徒遏有限之儲。其罄也可立而待。或曰。遏糴所以防海也。防海之法。嘗聞之矣。今不思所以防之之法。而遏糴是閙。吾恐海人之糴者自如。而徒使平民搖手觸禁也。此荒政之弊三也。先王行糜粥以順時令。而非以救荒。東漢嘗行之。而民多餓死。良以胥吏乾沒。賑恤有虛。撩以

石灰抹以糠覈名爲活人其實殺之又壯者得粥而不能及於細弱羸老之民近者得哺而不能徧於深谷窮巖之域活者二三而死者十七八矣且萃數千人而行粥於市則氣之所蒸將成癘疫衆之所聚必有姦偷其患不細惟閭里長厚者可施之一鄉而非有司之所宜行也此荒政之弊四也余以爲勸分不若開渠抑價不若通商過糴不若廣糴行粥不若釐戶宋汪綱知蘭溪縣會歲旱躬勸富民浚堰築塘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此開渠之法也浙東饑宰相王淮薦朱熹爲提舉常平事以振之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民以不飢此通商之法也江右饑辛棄疾榜通衢曰閉糴者配强糴者斬召官吏儒生商賈各舉有幹實者貸以官錢蠲其息俾出糴他郡期終月至城下發糴由是連檣而至米價自平此廣糴之法也江東旱提刑史彌鞏以爲振荒在得人俾釐戶爲五等甲振乙糴丙爲自給丁糴而戊濟此釐戶之法也顧在於今則猶有難行者常平廢而廣糴無本錢關稅重而通商無厚利釐戶則胥吏上下其手而貧富不均開渠則富民斯固其財而怨咨或作惟益損古人之法而裁取其中商搉今日之宜而務先其急則四者皆可行也江南素稱澤國環三江跨五湖橫爲塘縱爲浦支爲涇爲瀆爲濼所以引灌溉也堰以瀦之隄以束之牐以時而啟閉之所以節水旱也今堰牐

不修。而支渠淺澀。水至無以泄橫流之潰。水退無以溉高仰之田。故雨則溢而旱則涸。當勸富民計畝出錢。以給下户。俾廢者修。淺者濬而益深焉。則貧富兩以爲便。救一時之患。而成數百年莫大之功。則開渠之法可行也。今山東豐而荆湖熟。江南赤地千里。貴者金。賤者土。則漕輸之利。權在米商。或不能蠲其征。當半減以招之。則楚帆湘舵。銜尾而來。大艑高檣。泊於水市者。相望也。物聚價輕。又爲用抑。則通商之法可行也。廣糴之法。當聚耆老及鄉先生。舉富商之謹愿者。假官錢爲本。而使出糴荆湖。糴十而糶二。則有二分息。糶三則有三分息。以本還官。剖其息而中分之。半賑飢半予商。而稍優其直。其餘則略倣真德秀之治潭。而立惠民倉。辛棄疾之治福。而置備安庫。以爲水旱盜賊之防。則廣糴之法可行也。釐户之法。當倣韓琦河北救災政而擇甲户之以貲爲官者。憲司禮請之。屬以計口均户。而分五等。每縣若干都。每都五人。視民居稀稠。而增減其數。復授之粟。而屬以親至某鄉。聚民均給。人日一升。幼小半之。十日一周。終而復始。至麥熟止。仍分糶粟之所。給粟之所。俾均主之。而有司總其成。如此則以户均户。以民振民。既不侵牟。亦無掣頓。且人情各愛其鄉。而又恐負憲司之意。必相與慫恿從事。而惟恐不均。則釐户之法可行也。蓋荒政大略如此

若夫以實心行實政。則存乎其人。

宋高宗論上

古有父子采山而遇虎者。虎趣父。危不得脫。其子直前搏之。虎釋父而子亦免。當是時。其子之視死也。輕於毛。視虎也小於鼠。其志決。其氣壹也。且彼豈能逆料其不死而僥倖於萬一哉。以為與其立而視父之死。甯父子俱死於虎爾。金人盜中原。劫帝后而北。此誠高宗搏虎之時也。當躬率六軍。徵召天下之勤王者。而告以二帝不還義不獨生之意。於是流涕擐甲。而與金人戰。一不勝。再。再不勝。三。三不勝。則空國而出。以示金人必死。天下孰不前角後掎。左控右扼。四起而赴國讐者。或曰。高宗屈膝請和。以為親也。不失為孝。噫。此何事而可屈膝請也。稽首於虎之前而請父。雖哀其如虎何。或曰。金強宋弱。宋與金鬭。宋必亡。且人心去宋久矣。高宗保國息民。不亦可乎。噫。何其悖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使天下皆無父之人。則可。天下無無父之人。則有不以高宗之心為心者哉。人之論恢復也以勢。我之論恢復也以心。漢亡而人心之思漢也。如嬰兒之失慈母焉。故凡劉氏子孫。皆足以定天下。宋亡而人心之思宋也。不如漢。徒以劫帝后立叛臣之故。於是天下之心。積而為憤。乘其積憤之勢而激發之。則在乎一人而已。故非高宗不足以定中原。且其事不可謀諸羣臣。議和議戰。相持不決。而天下積憤之勢平。一彼一此。勝負無常。而天下南北之形成。過此

以往。雖有百韓岳。不能興之爭。復讐之義。不斷於建炎之初。而講於紹興之末。是猶父死於虎。其子嗷嗷然從而哭之不已。晚乎。是故千人之狐疑。不若一夫之致死。延安李世輔一亡將耳。誓雪家讐。旬日而兵盈萬。海州魏勝一武夫耳。志圖收復。旬日而兵數千。彼皆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而以大義激發人心。故夏人不敢追。金人不敢犯。高宗濡忍銷耎。無致死之心。其臣賂而與之語復讐之義。吾知其無能爲已。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即位。說者謂臣子之心不忍言即位。非也。猶曰國無君云爾。建炎之初。尚可謂宋有君哉。

王安石論

天下無良藥而有良醫。自古皆任人而不任法。良藥足以殺人。良法足以病民。及民之既病。而咎法之不良。何異於醫之殺人而罪藥也。豈不悲哉。世徒咎王安石行熙甯之法。使毒流百姓。而不知熙甯皆可行之法也。特安石非行法之人。故法卒不可行。而民受其病。古之善變法者。莫如齊之管仲。鄭之國僑。是時高氏國氏鮑氏及七穆之族。與寺貂雍巫伯石豐卷公孫黑之徒。比肩林立。蹙頞盱衡。左顧右視者。相環也。仲與僑以賤有司而操國柄。欲盡改前人之舊。而從我法。其勢必不服。不服必並起而攻。並起而攻。不身死國亂不止。法未行而禍已隨其後矣。然則仲不獲鮑叔。不

能行法於齊。僑不獲子皮。不能行法於鄭。天下之禍患。嘗始於一二人。而蔓延於衆君子。不能使衆皆悅。而先有以服一二人之心。一二人服。則衆莫敢枝梧。其咎在易之大過。棟隆吉。棟橈凶。爲政者亦惟務隆其棟而已。鮑叔子皮。棟也。韓琦富弼。獨非棟哉。功在社稷。澤在生民。一身之進退。天下安危係焉。所謂隆則吉。橈則凶也。安石受知神宗。驟躋政府。無左右朋比之奸。有二三老成之助。苟能推誠協和。同心一德。揆天下之大議。主天下之大公。行天下之大政。則天下雖有沮我法謗我法者。亦將渙然冰釋而無疑。乃身方進而二人皆退。已失天下之望。而以議論抵牾。輒肆排詆欲放流之而後快。則天下愈益怒。而法安得行。一時切直敢言者。亦斥逐殆盡。顧引險詖傾側之人以自輔。是既橈其棟矣。又毀其榱桷。而又以朽槁之木。其不勝任也必矣。且仲之相齊也。尊君以禮。僑之相鄭也。行己以恭。安石既處孤立之地。而欲以剛果持之。其能有濟乎。吾故曰。熙甯皆可行之法。特安石非行法之人者。以此也。然則爲安石者。盡反其剛果。而易以柔和婉順。巽從取悅於衆。若是則法可行乎。曰不可。一良醫發藥。而與數庸醫參之。則終日相持而莫能已病。然則若何而可。曰剛以自遂。和以接物。

司馬光論

宋興自建隆至治平。其弊在乎因循玩習。自熙寧至紹聖。其弊在乎顛覆紛更。二者皆過。然百有二十年而法不一變。二十有六年而變法者三。則因循玩習。猶可以枝撐。不至於大壞。而顛覆紛更之禍爲尤烈焉。蓋其始安石激之以怒衆。其既溫公矯之以悅衆。而章惇蔡卞之徒。遂假之以亂衆。萌乎激。成乎矯。卒乎亂。激非也。矯非也。唯其平而已矣。舟西傾而挽者東之。其覆也不踰時。樹朝種而夕移。其槁也可立而須。故君子平其政而不期其效。熙豐之政。青苗市易罷之是也。若夫雇役保甲。將兵及西戎之議。行之熙豐。則爲四害。守之元祐。則爲四利。黜而更張之。則爲四害。除而損益之。則爲四利。雇役行而人脫里正衙前之苦。孰不爲便。特以預定一路之數。而收二分寬剩。故下戶病之。當計畝輸錢。而蠲二分寬剩。則役不擾農。而下戶無追呼之病矣。有兵而無將。與無兵同。有將而無法。與無將同。所以治平以前。養兵百萬。天下猶患兵之寡。保甲以肄武。而教之不時。置將以領兵。而統之不一。所以熙寧以後併軍蒐卒。天下猶苦兵之多。患兵之寡。故儂智高一呼。而東南十二州皆潰。苦兵之多。至於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司監當官。此已然之明驗也。當隸保甲於郡縣。置籍以課殿最。而統兵於將。春夏在田。秋冬教閱。盡罷提舉司及部隊監押管官。則盜賊不作。而天下皆訓練之師矣。西戎自元昊寇邊。竭天下民力以奉關中。而猶不給。及

劉平敗於三川。任福敗於好水。葛懷敏敗於鎮戎軍。當是時。喪師輿尸者道相屬也。有能得一堡一砦。不吝千金之賞。諸將束手相顧。而莫敢誰何。西戎遂有輕中國而吞關中之志。其後种諤取綏。王韶取熙。李憲取蘭。號爲斷西戎之臂。雖宋用憂勞。而西戎亦斂。當遣良將以鎮撫之。廣營田。嚴烽燧。毋貪前功。毋開後禍。則邊釁不生。而天下無風塵之警矣。漢武帝用言利之臣。盡更高祖約束。開邊塞。立平準。管榷算。天下盜賊並起。博陸秉政。一遵武帝成規。唯罷不便於民者。而天下遂以無事。丙魏兼稱良相。在位亦無所建明。而匈奴入朝。兵革不用。其故無他。武帝變之於前。昭宣守之於後也。使溫公當日。無赫赫以立天下名。無汲汲以赴天下望。靜而鎮之。使自定之。因而修之。使自由之。一推本於神宗之德而已不與焉。則章惇蔡卞之徒。焉能假紹述之說。以亂天下哉。惜乎疾惡剛而圖治銳。又不克久於其任。故天下利害未及周知。而其心亦足以白於後世。至病且革。猶諄諄獨語。所言皆天下大計。嗚呼。其尤可哀也夫。

株溪先生傳

張大受

先生魏姓青名明之字也先世官江西南昌因家焉再徙建昌府廣昌縣之株溪父復禮光祿寺署丞後其叔復禧年二十爲縣學生崇禎丙子貢入太學授中書舍人值世亂棄官歸居水斗砦砦離株溪十里山谷峻險可避賊糾其族居砦中縣人相依如市先生有族叔某在砦通賊爲亂擊殺族中數輩守將杜承芳奉檄圍砦賊間道逸去承芳將入砦殲其人獨奈善先生當是時砦中人相聚號泣待死先生徒跣謁承芳承芳南鄉坐執訊數十人于帳下氣張甚見先生竊喜屏人語曰若不來予方爲若謀授以令箭曰持此歸護而家先生曰某非獨爲一家來砦爲賊所蹦賊今悉遁獨良民在耳某一家活而忍無辜者咸就死乎承芳頗感動然察其下皆利砦先生乃破產得千金爲承芳壽而以三百金賂其左右兵入不戮一人不污一女砦中千餘家皆脫湯火登衽席先生力也先生家素封自少至老行德施惠至窮乏不能自瞻鼎革後不復仕辟福建邵武府推官辭不就獨喜飲酒至醉不亂時時賦詩即事寓意福散佚不復顧屏迹株溪不入城府晚更遭亂事欲致先生先生年老而志益堅確然理亂禍福之外不可拔也予方泰請寫先生像先生憮然曰置我邱壑間科頭箕踞不知漢晉可也先生生于萬歷丁巳歲卒于今康熙庚午年七十有四子

五人方泰其第四子甲子鄉試第一與大受交盡知先生本末因為之傳贊曰明季江西士大夫以忠義著者甚多先生位卑守正隱居株溪五十年聞其風皆興起豈非逸民之冠與記稱有功德于民則祀之當守將圍此邑中人旦夕死先生傾其家財周旋生殺呼吸之間千餘家數一人之力保其後必昌過株溪者拜其廬涕泣而思其德也

郃陽康君墓表

郃陽康君諱乃心字孟謀由縣學生拔入國子監康熙己卯陝西鄉試舉第五試禮部不第丁亥六月君年六十有五卒于家予時居京師聞其訃悲傷之不已蓋予耳熟君名讀其書慕其為人慨夫賢者不多得關中之遺獻巋然獨有君而竟云亡也又三年其子縣學生无疾以書來請云先生知先人久矣先人平生文章傳播人間行己持立有千載之志未嘗以窮少挫所交皆當世巨公長者以不及見先生為恨舉先生文以教訓子弟今先人已在壞惟大書以表之俾德潛而更光惟世世不敢忘按君弟緣次君行實及襄城李禮山來章所撰傳曾祖諱先民舉人知山東臨邑縣祖諱國祚鴻臚寺序班父諱始究縣學生君自少勤頌讀舉筆不肯循俗試輒冠其儕尤留意理學經濟之書是時崑山顧亭林先生抱絕學往來關中與李王諸君

予讀書講道。君與之遊。司土之吏。及輶軒所過。無不望風式閭。君時侃侃陳利弊。有功于人。立商元聖碑于新村。復子夏祠。祀朱子於雲臺觀右。平生所為文章。無不慷慨遠懷。讀之興起。而題秦莊襄王墓詩。尤為新城尚書王公所歎。錄之秦蜀驛程記。己卯鄉試。經義論策。皆有源委條理。海內共傳誦也。居親喪盡哀。待師友患難死生無間。家貧而自守甚峻。

天子幸陝西。詢其鄉之賢者。給事中劉公蔭樞以君名奏。左右侍從之臣。多欲薦君。君處之冲然。有貴人踵門納交。君謝以病。不苟求合也。修韓城平陶二縣志。著毛詩箋家祭私議等書。娶路氏。子元疾。能讀書。繼其先業。嗚呼。君有篤實耿介之性。可以廉頑立懦。有蒼深典健之才。可以復古振今。一舉于鄉。而竟不遇。名聞于在上。而不及待其用。豈蒼生不當蒙儒者之效歟。抑閑然修行于鄉。其流風所漸。尤遠也。而今已矣。君同里編修慕莘先生。與予同姓。風義卓然。獨稱頌君不絕口。巡撫陝西都御史鄂海公子達禮。為予言郃陽康君。秦中之師表。沒之日。泣然誄之。君為人所敬愛而推服之如此。聖朝獎善勸學。必有旌其身後之典。一二執筆領史局之臣。方錄其實行。予與君相知于性情文字之中。序次本末。勒諸墓石。庶幾表君之幽。以慰其孤之請。過者覽之。其能無悲也哉。

看山樓記

徐用錫

維揚馬君嶰谷及難弟涉江。英年嗜學好古。與其友汪子祓江。搜揚幽遯。重雕宋槧將湮廢之書。修治別業。貯經史子集及法書名畫。藝林所稱為小玲瓏山館也。今年夏。祓江舟行五百里訪余。談次述馬君於山館左右。掘井泉。蒔花竹。翼以軒檻。前起小樓。扁之曰看山。蓋取唐姚秘監題田將軍宅近砌別穿澆藥井臨街新起看山樓句。欲得一言以為記。余迂陋無似。獨愛看山。與居閒趣寂為宜。馬君處煙花迷離之場。可娛目者何限。而喜看山乎。詢其所看之山。祓江笑曰。過江山色。亦雲煙杳靄間取其意而已。余曰。有是哉。看山一也。得其形不若得其意。得其形以山為主。而看者遇焉。則有局乎山者。得其意以看者為主。而山會焉。則有進乎山者。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得其形者似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得其意者似之。憶余平生遊次所看之山。自齊魯至燕。出居庸北抵晉。由趙魏歷襄荊鄖西界蜀。過嶺南逼粵西黔中矣。若往遊可指數者。如京師之西山房山。保陽之葛公山。黃州之赤壁巽山。襄之峴萬鹿門龍山習家池山。永州磨厓刊中興頌之浯溪山。柳州作記之鈷鉧潭西山。秀異若新安之黃山。壯偉磅礴若武當五嶽。陟巔者二。曰泰曰衡。徐泗吳越近地不與焉。歸八年矣。終歲兀然一編。盤桓一畝之宮。宅旁隙地。兒子種竹木十

五年。鬱然成林。擬構小草閣。西北六十里外。望邪之岠山。卒以貧不就。雖遠山一簇。不能為我有也。於馬君之所赴。能無慨於中乎。雖然。余平生所看者多矣。曾無一能為我有。何必岠山。若高下遠近淺深清曠夸坦秀異瑰詭之狀。其賞心畫在閉目時。則凡平生所看者。俱為我有。而岠山烏足道哉。人心之無定也。局乎中而蔽於前。一拳可以障泰華。中有所得而觀其會通。方寸可以運五嶽。我與馬君得共觀之者。則進乎山矣。得其所以觀之者。又進乎觀矣。於己取之而已。聖人象兼山而名卦。陽上陰下。止其所當止而極乎靜。體立而用行。艮其背所云者。廓然而大公也。行其庭所云者。物來而順應也。馬君不獨笑余昔之局於形也。而且有會乎意之表。怡神定性以與道俱。則其所看者遠矣。詩曰。高山仰止。心嚮往之矣。

王獻我傳

王公名策。字獻我。順天霸州文安縣人。父應霖。明萬歷庚辰進士。官至湖廣參政。應霖弟應期。萬歷乙丑進士。官至刑部郎中。策舉萬歷庚子鄉試。為山西太谷令。有惠政。罷官里居。崇禎戊寅。　本朝兵圍文安城。勢甚劇。人知城必陷。紛紛各以其孥出。公獨毅然曰。同為王臣。里居何殊官次。棄城倡逃可乎。諭子孫家人有走匿者。不忠不孝。辱吾莫大焉。舉家惴惴知必死。凜公言。莫或貳。城陷。公朝服坐廳事中。兵入厲

聲罵遂遇害妻妾子孫男女僕婢大小近百口無一免者公三子長層城次礪燕三添丁層城添丁從公死礪燕先亡婦郭氏嫠居雄縣光祿卿存謙女也光祿憐愛女甚城危時知公剛執難辭詭令其子潛迎女不告公縋城去公既知恚甚遽為書絕之縋送郭曰吾家誓不留此臨難苟免之婦也兵退郭氏歸徹後廳材為三十餘櫬以斂葬焉茹貧守志三十餘年以壽終余識公族孫坦道其事未有紀述恐其久而湮也因為之傳坦質愨非妄語者坦以康熙乙卯舉於鄉由中書典籍秩滿謁選得雲南永北廳同知

贊曰戊寅去甲申國亡尚七年公非守土官仕不登朝列分可不死縱其身曾曆一命子若孫獨不可脫其一二以存宗祀彼以其家再世祿食義不得偷生死守所見甘為傾巢破卵而不顧雖賢智之過要其篤於人倫激厲廉恥所以伸正氣而異世教者關繫非小也聞公好讀書端居如神明買書歸雖數百里必令人端拱奉持不得傾側戒治田灌園者不以糞污吾穀蔬嚴收不悔也其固僻嚴潔出於天性非故矯激以收聲宿名者公之高祖原為孝子以父早逝苛徭不歸七歲便欲往尋母苦禁之勉至娶婦數日後即出門誓死不得父不還艱辛瀕死備丐十餘年卒感神祇得異夢與父俱歸然則公之風義固有所自來矣明季高陽孫相國定興鹿太常皆

以家居赴縣守城死。明亡。清苑張光祿殉難舉家投一井中死。或倉卒就義不傳於世如公者尚有。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流風所漸。遠矣哉。

陳烈婦周氏碑銘

烈婦周氏雍正七年正月歸陳國林。九年三月二十日戌時年二十六。殉夫死。去其夫之死五十日。死一也。烈婦獨靜且安焉。貞夫一而五性全。初不亟久不沮。嗚呼異哉。夫既死。計為夫將來立嗣。盡二月。待其夫之姪男至。告以故。付以嫁時衣飾曰。以是累君。其父隔江來。白其志。訣別焉。抑何仁也。其父勸無死。烈婦曰。陳氏無舅姑子女。將何依。隨父歸。人必曰陳某妻謀再醮去矣。辱孰甚。羞惡嚴故取義決。議既定。明日遂沐浴。紉綴其衣裳極周緻。顧語人曰。殮時幸毋以寸絲易吾衰麻也。其守禮凜然如此。吞金至五錢不死。羸憊久。餌大黃若干。冀暴下氣脫。反下所吞金。又不死。粒米勺水不入口。已十日。自勒手弛不死。凡前後二十日。卒餓死。以遂其志而立其信。或謂盍存身以撫望立之後。烈婦智者也。智者不以未來失當機。夫人情莫難於死。古來學士大夫。勇壯男子。轉身懸崖者何限。烈婦匹婦耳。惟見一死。如奉大君之敕令。不可易也。如火之熱。如冰之寒。不容已也。似陰有撓之者。以標其誠。崎嶇延迴而訖不失諸正。鵠天之命。人之性。可以覯矣。天經民彝。不於此益信乎。烈婦上元監士

鑑侯女。固材江都縣民。葬有誌矣。余舊吏氏也。宜書其事。銘諸墓上之碣。用徵顯而
闡幽焉。銘曰。
怒風拔木兮雨為血。四海水立兮霹靂咽。腐鐵石兮光日月。路繩直兮天地濶。閉目
心帖兮萬古畢。

鬬象山記　　張侗

庚寅三月望。予初度。灘渚栩野。邏霜潭上爲壽。凌風西去。亂潮河。躋璇雷峰。日午縋扶雲。雙峽。峽容尺。丸石塞之。灝水漩入。化爲千尋雪練。連峰倒摧。其下龍湫也。酒三觴。取鐵笛迎風數弄。瀑水中驚起一行白鷺。灑雨霄漢外。栩野曰。此上迴瀾。疊浪石門。授受不窮。試沿溪往。梯絕壁。躡殘虹。逾三二里。至卧象頟昇中。有三小兒八九齡。丈釜笛石上。湘潭水香透林木。揖余乃前曰。此間嚴敂。峰園外人不得入。入不得出。客從玉簟來耶。日暮行且遠。可飽食去。予笑兒亦笑。栩野復大笑。於時谷風卒起。吹開桃花千樹。紅雨參差。內失三小兒所在。其地即今之大光明藏。以祠霜潭王者。後二十二年。天緒始鑿竇入。若峰若洞若潭水。指數類家珍。嗚呼。武陵不有漁舟。花源難大固時時謝人間也。乙未秋八月。再過雪竇臺爲之記。

蓬萊閣記

水城在邊海南。北枕崇岡。雉堞盤空。立倚叠曲。曲若掛帶。一圍者。城之內山五之二。海八之五。臺榭舟梁敵山海七之三。城東北缺起水門。吞吐魚龍。酒隄漁棹。視潮汎爲低昂。緣水門級而上。北折穿女牆。東得庵。懸懸若贅疣。頟潮海。海潮簟雪來。赴水門不納。回潑架浪盡溼。緣酒隄東北折。級而上。得白雲宮海藏。級而上。得閣。閣百尺。

熊熊天半。雲亂霞怡。疑蜃噓氣為樓。欲成未成。時予登焉。撫欄北望。見竹山沙嶼諸島。儼蹇如老翁揭衣濡足。逆客滄波上。彌眺西東。天水相涵。日月出沒一勺中。是即所謂蓬萊也耶。方壺瀛洲。遠茲幾許。閣之後為丹崖。拔浪千尋。欲投竿裊裊不能下。崖之左二里為彈子窩。石數十武至孔竇。右之右半里至蹬瀾。至鷗鳥聚。路絕。捫蘿梯紅。達於庵。